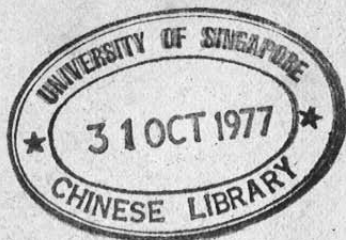




蕉風月刊 295期

一九七七年九月號



KDN 10227

BULANAN CHAO FOON

蕉風月刊

CHAO FOON MONTHLY

295期 ● 一九七七年九月號

Diterbitkan oleh: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Disunting oleh: Bahagian Penyunting, Bulanan Cho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Ajen Penjual: Union Book Co. Ltd No.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7. Tal:323753

Malaya Book Co, No. 22,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Tal:88033

Ipoh Book Co, No 75 Market Street, Ipoh Perak. Tal: 4660

\$0.50 senaskah 定價五角

稿約

我們希望作者們寄來的作品是：

態度要誠懇的，不要虛假的；

表現要創新的，不要模倣的；

內容要紮實的，不要浮淺的；

文責由作者自負，版權由我們與作者共有。

並請作者們注意幾點：

來稿無論是否刊用，皆不退回；

譯稿要附原來文字，並註明出處；

稿費在刊出後三個月內發出。

散髮的意念·辛 白·62

畸·谷 聰·64

風仍狂烈·周清嘯·66

杯傳千盞·陳婉容·68

■何其芳特輯

黃色的槐花，傷感的淚·李洛霞·70

夢中道路·何其芳著·73

「還鄉雜記」代序·何其芳著·77

何其芳詩選·編輯室輯·83

■書評

評「台灣作家選集」·張瑞星·88

■史料

台灣現代詩集總目(七)·吳 戈編·92

■風訊·編輯室·95

蕉風月刊

二九五期

目錄

■封面畫·胡德馨版畫

■小說

林場之晨·丁雲·4

嬰兒·落葉·15

■論述

文學與社會·王潤華譯·20

■專欄

人情(古城之戀)·黃潤岳·27

東方學院(學與思)·鄭百年·32

魂牽衆生(輕訴集)·何榮良·36

■詩

西藏·溫瑞安·40

吼月·飄貝零·43

聊齋·方娥真·48

次要詩人·沙禽·50

雨的聯想·林秋月·52

童年·流水·黃昏·古焦奴·54

■散文

黃皮膚的月亮·溫任平·56

抖下輕塵·李憶蒼·60

林場之晨

離開學校兩三年了，一直在父親理髮店裏虛度光陰。柔州對我來說，應是沒什麼值得留戀的了。何況呆在這小鎮，除了面對幾條簡陋的街，赤着腳來來往往的莊稼人，一些臉色紅潤的土產收購商，思覺裏已是一片空白……

兩三年來，只學會靈活的揮動剃刀，呼吸的是髮梢的汗臭酸霉味。

我一直羨慕大哥他們，自己學一門手藝，在雪州替人做傢俬，東奔西跑，多自在！

二哥也在冷岳縣一帶做伐木工作，他是操電鋸的頭手，在叢林間風風雨雨中討生活！

我這一趟來雪州，就是上芭林來找他的。

沿着新開出來的山路，彎彎曲曲地，像蛇一樣的引向山谷，引向叢林！一些膠林、礦場、馬來甘榜已被拋入腦後。巴士顛波得厲害，終於停在限定的地點。

另一段路，就只能步行了。

迎面而來的是路旁的野花，紅黃艷麗多姿，奇形怪狀的各種山藤，用各種生長的本能攀爬着，生存着。還有叢叢茂密的寬心竹，挺挺傲然迎着風的播弄。

最普遍的算是樹桐了；還有淙淙山溪，一注清涼的流向低野，流向綠的山村。

時至中午，還感覺不出一點灼熱。

舉目眺望，山谷中更是一片安詳靜土。那裏有鋸木廠、炭窖，有政府樹桐稅務局和芭林培育局。

山裏面林場所有的樹桐，都運到鋸木場來，圍繞山邊的，是一些依靠鋸木場、炭窖工作討生活的工人宿舍。

我先到鋸木廠歇足，向一些工友問路，他們瞪着受驚似的目光看着我。

「請問到林場去的路怎麼走？」我再重複問一次。

「你到林場幹什麼？」

他們的語氣像在審問犯人！

「我找我哥哥，他叫吳長堅，是林場的工人……」

「吳長堅？那我叫什麼名字？」

「我叫長榮……」

「你不可以到林場去！」忽然有個管理員模樣的中年人走過來。後來我才知道他叫陸強，是鋸木場的總管。「沒有得到許可，任何人都可以到林場去！」

「可是我要找我哥哥……」

「你可以在這裏等他，收工後，他會出芭來的，他就住在這裏。」

中午離休過後，他們又開始了工作：

只見他們用吊車將樹桐吊上鋸床，先經過一架大型的「破桐車」，將樹桐破成三四瓣，再由另外的鋸床分割成一塊塊的木板。

那些碎碎的柴枝，疊上車格，推過一條鐵路，進入炭窖去，又可以燒成碎炭。

割成的木板，就由另外搬運的部門將之運入板倉去，分類、案好、吹風，等乾了，就可以檢類，將閃皮，蟲洞，各種壞的部份割棄，然後將頭屑塗上一層黏性的沾土，防止爆裂。另外一些木質較差的，就分類成「普通板」。

我不敢到處亂闖，只好孤單的坐在稅務局的門口樹下，等待黃昏。

這樣枯坐了兩個鐘頭。

「育林局」的隊員坐在吉普車出芭來了，穿着和稅務局兩個官員一樣顏色的制服；所不同的只是官員的左胸多了塊身份證而已。

他們清一色是馬來人。育林的人員多是年輕人，一路走着笑着，英英挺挺的「入芭」制服，腰間繫着刀和一些用品，長長的靴套在褲角，充滿着黃泥漿的痕跡！

「噯，這是誰？」

他們笑着聊着，脫下帽子向我走來。

在柔佛州鄉底，我平常也接觸過不少馬來族人，對他們的言語，更能流利的掌握。在我記憶中，他們是友善而醇樸的。

「噯，怎麼在這裏呆坐？」

「我在等人。」我老實的回答。

「等誰？女孩子嗎？」他們笑了起來，但沒有玩弄我的意思，他們只是喜歡笑鬧。

「不……不是女孩子！」我連忙否認，「是我哥哥，他在林場工作，我想進去找他，但他們不准……」

「誰不准你去？」

「不曉得，像是這鋸木廠的總管……」

「別理他！」有個高大的青年站出來，一直在講話的就是他。他說他叫哈禮，熱誠而開朗，一個勁自告奮勇要帶我到林場去！

「我還是在這裏等吧，」我感謝着婉拒，「反正他們收工，會出來這裏。」於是他們邀請我到他們的宿舍去看看。

他們的宿舍也建築在山邊，和鋸木廠林場的工人宿舍聚在一起。

但房子之堅實美觀就非別人能比，也許是政府照顧之過吧，浮腳式的傳統型房子，一幢分成兩個部位，闊大舒適，即使是有家屬也容納得下。

山居之唯一特色就是沒有水喉頭，連沖涼房也鮮少建造。他們就一道山溪為浴場，瞧他們只圍一條毛巾，泡在水裏那種沉醉的模樣，使人想到溫泉。

而這裏，居然真的有道溫泉！

「就在後芭離柯橋不遠的地方！」哈禮說：「只是一個範圍而已，大約有十多尺寬，聽說可能是硫磺地，一年至終那個範圍的水都是溫熱的！」

「改天我一定去見識見識！」

「嘿，你預備在這裏呆下來嗎？」哈禮顯得很高興。

「當然啦，」我一本正經的點點頭。

「那我們的『國康』裏，又增加一個公民了！」哈禮歪着頭笑了起來，「其實，這裏也太靜寂了，男女老少，加上小孩子，才兩百八十四個居民，現在加上你，是兩百八十五！」

浴罷我們就回到政府育林人員的宿舍。

哈禮的居處甚闊大，一個臥房，還有廳子，廚房。他顯然是個起居甚有條理的人，廳裏有一個書桌，放着一疊書籍，籐椅和別的東西都擺放得很有秩序。

「你有個好佣人嗎？」我隨便問着

「不，那是我妻子的傑作，她今天剛回娘家去了！」

我一時怔住，怎麼也看不出來，哈禮這麼年輕，他大概不會大過我，竟然會是結了婚的人？

「我們結婚兩年了，已經有一個女兒！」哈禮的眼中充滿了幸福的神采。「她叫愛瑪，是我在農大認識的，她父親是個稅務官，現在退休了……」

然後哈禮還和我談了許多關於學校，工作上的事。他在農大唸的就是樹林這一科，畢業後總算學以致用，在「育林」方面大展所長。

我是帶着一股喜悅的心情離開哈禮的宿舍的。我們應該是萍水相逢，而竟然談得那麼投契，而且相約在下個星期一起入芭見識見識育林的工作。

傍晚，二哥從林場收工出來。

我遠遠看見他就高揮着一雙手。

「小鬼，寫信說要來，一下子就來了！」二哥拋下工具，黝黑的臉泛開了笑意，風雨的磨練，在他額上刻下了淺淺的皺紋。

他才廿七啊，怎麼竟有了蒼老的徵像？

我不禁想起哈禮。

哈禮才廿四，已經結婚成家，而二哥在勞苦生活中掙扎了幾年，仍然隻影孤單。

「家裏還好嗎？」

「都很好，父親還是老樣子，喜歡喝點酒，醺醉起來就嘮叨不休，講述以前的光榮歲月

……」

「他怎會讓你出來的？」

「他自然了解我的脾氣，」我笑着看看二哥的臉，「我如果決定了一些事，即使是八道牆也攔不住！」

「你打算幹些什麼？」

「跟你入芭！」我想也沒想。

「那絕不是一件輕鬆的工作……」二哥沉思一下，說：「不然這樣吧，你先在鋸木廠學些東西，慢慢打好基礎……」

對二哥的安排，我沒異議，心想初次出門在外，要學得東西畢竟很多，還是別固執了。

二哥帶我去見總管陸強。

陸強答應將我安插在搬運兼檢類部門學習。

我只好跟二哥和一些工友住在一起。

第二天就投入工作的崗位，起初對一切都感到陌生和不習慣，手掌因操作的磨擦，而起了一水泡，只好咬緊牙關的硬撐着。

總管陸強巡察過來。見我這般模樣，就把我調到比較輕便的部門去，只幫忙糞糞黏土，和依照木板資料的指示，給一些「出口板」的板頭油漆上色。

陸強還叮嚀我種種小心的措施，比如糞黏土就是一項危險的工作，要分秒的照顧着灶火，提防引起火患。而且滾燙的黏土千萬別讓它溢噴到皮膚上，不然準害你掉一層皮，痛幾天難受！

我真沒想到這個外貌看來嚴肅冷漠的總管，竟蘊藏着和善熱誠的另一面！

幹了幾星期，對一切都熟練了，而且也嘗試學習對木料方面的分類，已能粗淺的知道那

一種是山桂花，那一種是日落冬及芭麻木。

對這種分類法，哈禮他們就完全沒經驗。

他說他們對樹桐分類的認識是以樹葉來分辨的！

常在一起，我學到許多兩方面的知識，他帶我到培育幼苗場去，只見麻麻密密的小樹苗排列在露天的植物場，有些則被安置在長型的茅屋裏。

「育林是一項有意義的工作，」我想着說。

「你有興趣的話也可往這方面尋發展啊！」

「談何容易，」我的目光黯然下來，「我只唸了六年小學，剩下的歲月，全浪費在父親的理髮店裏……」

「你還年輕，怕什麼呢？」哈禮拍拍我。「最主要必需先在這方面打個基礎，讀書，畢竟是死的，『硬性』的！許多知識，就需在生活中找尋！」

我承認哈禮的話說得非常對！

就這樣，有空我就常和哈禮在一起。

白天大家都忙着，一入夜，在山林就覺得冷寂無比。我們偶而也到「公娛社」去打幾手乒乓，或看看電視。

這裏一共只有兩架電視，一架是林場老闆的，在他半山的住舍裏，另一架在「公娛社」，是鋸木廠工友合夥買的。

有一晚寒流濃重，大多數工友都早早躲進被窩，哈禮偏邀我去公娛社，他說今晚有電視節目，國語片！

到了公娛社，只有一張檯在打麻將，電視開着，有兩個鋸木廠的工友在看諧劇。

「這個節目演完就是了」哈禮告訴我

好不容易等了十分鐘，那幕低劣的諧劇終於演完。但是其中一個工友叫亞發的，忽然站起來，走前去拍的關上電視！

「喂，我們還要看呢！」哈禮耐着性子叫。

亞發卻沒睬他，逕自的走開去。

哈禮沒法，只得自己去扭開電視。

但在畫面剛出現的時候，亞發却又走回來，一聲不響的再關上電視！

很明顯的，亞發是故意找岔子了。

「喂，電視是你的嗎？」哈禮爆發了起來。

「不是我的，難道是你的？」亞發那揄着他。

我見狀連忙站出去，阻止他們進一步爭吵。

「就算是任何人的，我們看看，總可以吧！」

「够時間了，不准再開……」亞發胡亂的找個藉口。

哈禮忍住氣，走前去再將電視打開；沒想到亞發竟又上前將電視關掉！這回哈禮沒再多

說，撲上去就想打架！

好在我和另外的工友各自將他們架開；哈禮也沒心緒再看節目了，憤憤的離開公娛社。

「他娘的……」一路上哈禮罵了很多粗話，「就算電視是他的，也犯不着這樣自私：

……」

「算了，何必跟他一般見識。」

「總有一天，我會回敬他的，總有一天……」

那件事平息過後，哈禮忽變得比較沉默，像在盤算着一些事。

轉眼間，榴槤季來臨，山林裏又是一番不同景象。

這些時候氣候變更，下足幾天雨，林場沒法開工，我二哥閒着，就和亞發他們到礦湖裏

去垂釣。

哈禮沒進芭，倒是沒空閒着，幾天沒見，躲在家裏不曉弄些什麼玩意。

榴槤開始飄香了，山蕃芭異常的熱鬧起來，而在加蕉路馬來村一帶也盛產榴槤，常有榴

槤收購商在出進進。凡有榴槤園的小園主，就習慣在園裏搭起願榴槤的茅寮，澈底看守，

防止別人偷拾榴槤。

山蕃芭的榴槤是挺著名的，我們常結伴進芭去，以便宜的價錢買到「上肉」的品種，當

然還有另外一種「山榴槤」，味道居然也不錯。

林場桐桶旁就有兩三棵道地品種的榴槤，疊層肉，而且略帶苦味。因為這幾棵榴槤是屬於「芭林」的，任何人都可以去拾，於是大家可熱鬧了，每天比賽早起，有些四點天未亮就出門，三兩結伴，穿長靴，帶手電筒，結果打了頭陣是滿載而歸！

我總是比較懶，有時二哥五點多要叫醒我，我是寧願捨不到一個榴槤，也不願從溫暖的被窩裏爬起來。

這個半夜來了一陣風雨，二哥翻身醒來，迷迷糊糊的叮嚀我要在四點半起來。

黎明前，我睡得正甜，二哥怎麼也搖我不醒，最後還是約了老夥伴亞發去了。

那曉得天剛濛濛亮的時候，就被一陣嘈鬧聲驚醒過來！披起衣服出外一看，竟見鋸木廠裏鬧哄哄的擠上大堆人！像發生了什麼事。

「要送醫院啊！」只聽有人嚷着。

「噢！這是什麼玩意兒，像是給削尖的竹片……」

「準是人家惡意設下的陷阱！」

「唉，就爲了榴槤……」

我意味着不祥的衝上前去！只見二哥斜靠在一張木椅上，臉色慘白，像要昏迷過去的樣子。他的腳盤下清楚的給幾根削得極爲鋒利的竹片刺穿了！血已在創口處凝結，整個腳盤又紅又腫！

「爲什麼會這樣？爲什麼……？」我無助的嚷！

「還好長堅走前面……」亞發比手劃腳在述說着，「他一踏着機關，我就停下來，然後就捎他回來……」亞發一頓再說：「一連幾天，榴槤樹下全被人家蹂躪過，誰會想到突然有人給裝上這種東西……」

這時天已亮了，大家幫忙將二哥抬上吉普車，由幾個工友陪同下，送去最近的冷岳縣醫院！

送二哥去醫院回來，我心裏很沉悶難受，就準備去找哈禮聊聊天，順便告訴他今晨發生的事。

今天他沒進芭，我上他家裏去，他妻子正在外面曬衣服，我禮貌的打個招呼，就鑽進屋

子去。

哈禮躲在屋裏，手裏握着工具刀，桌上有一盞煤油燈，及一些竹片，他正將一根削得很完整的竹鏢，將它的尖頭放在燈上燒！

我的腦子裏立刻閃過一個印象：二哥創口處那些鋒利的竹籤！我的臉色刷的變得蒼白了

「噯，怎不進來！」

哈禮竟像沒一回事，逕自在完成他的「傑作」。

「看我的新設計，這是一些山蕃教我的玩意兒，削尖的竹片，放在火裏作適度的烘燒，就會產生極度的堅硬與鋒利，而且刺入皮膚，會……」

「你想拿這些傑作來做什麼？」我強制着冷靜的問他。

「我要報復！」哈禮陡地轉過頭來，「記得那個雜種嗎？我知道他每天總是找頭陣去拾榴槌，我只要……」

這是我的好朋友哈禮嗎？是嗎？我看着他眼中那種狂熱的神采，我突然對他感到陌生起來！

「你已不需要再削下去了……」我已難以冷靜的爆發起來！二哥還躺在醫院裏，那隻腳不曉得能否復原，而現在站在我面前的，就是一手造成這意外的兇手！

「你怎麼了，阿榮……」哈禮錯愕的望着我，我看出他並非假裝，那他顯然還沒知悉早上發生的事。

我沉痛的望着他的臉。如果他是別人，是一個我完全不認識的人！無疑地，我立刻的拳頭已擊在他臉上！

「已經有一個人踏着你安放的竹尖，進入了醫院，而那個人，是我的哥哥！」

「噢……」哈禮發出一聲呻吟，「怎麼那麼巧……」

「我不覺得有什麼巧！」我嚴厲的瞪住他，「就因為你一直記着那次所受的侮辱，心裏的報復觀念在作祟，總有人要犧牲在你的陷阱裏！」

「阿榮！」哈禮臉色竟沒有慚愧的神色！

對他，對這份友情，我算是絕望了。

我沒再多說什麼，頭也不回的離開他的家。

二哥在醫院躺了一星期，總算能下床走路了；不久他就出了院，恢復了工作。這次意外，也在雨季的過去，給沖淡了。

沒有人再提起那些事，也沒有人再聲討要捉出安設那些竹片的兇手！

而我想深一層，也就坦然的替哈禮永遠守住這秘密。

榴槤飄香過後，也間接送走了雨季。

林場又歸入煩惱的景象，鋸木廠也跟着忙碌。

在忙碌中，生活像一首充實的歌，任何恩怨糾紛，也會隨着時間的沖淡，變得無關緊要了。

空閒的時候，我進芭找二哥或幾個工友結伴採山臭豆，也到伐木芭去學習怎麼操電鋸。半年就這麼幌過去，這期間偶而也聽到關於哈禮的事，聽說他要被調到彭亨州去了。

直到有一個中午，我躲在宿舍睡午覺，忽然聽小黃說有人找我，我出去就看見哈禮站在那裏，一副朗朗笑臉。半年沒在一起聊天，談人生，談工作與抱負，即使是碰頭也沒打招呼。忽然面對面站在一起，竟感到說不出的親切！

「嚶，阿榮！」他向我揮揮手。

「有事嗎？」我自然的泛開笑容。

「我來說再見。」

「再見？」

「我就要離開了，這個月尾就走。」哈禮神情微微惆悵，「此去彭亨，遙遙百里……」

「也是育林的工作嗎？」

「當然，這是我理想的發揮！」

「那我該祝你順風了！」我笑着，「這裏我就少了個朋友。」

他忽然沉默起來，我們的心境，幾乎是相同的。

「阿榮……」哈禮沉思一下，像是鼓起勇氣的說：「我想……我應該為上一次的事

道歉……」

「過去的事，何必再提呢！」

「那畢竟是我的錯。我……」

「幾時走，讓我送你！」我笑着拍拍他的肩，挽回那段失去的珍貴的友誼，「到彭亨之後，記得給我寫信，哦，對了，對寫信我可是門外漢……」

「沒關係，我可以寫中文……」

「你會寫中文？」我笑了起來。

「我至少會說兩三句，別忘了農大也有許多華人學生，記得我第一次學的中文是那句：『朋友』！」

他用中文講了「朋友」兩個字，在我心中烙下永難磨滅的印象。

七七、八、十六日

稿於雪州加蕉板廠

嬰屍

1
英瑪受不住阿媽的責罵，終於提了一隻皮嚙走出了家門。回首望了望那扇門，出出進進的門，曾經用手撫摸過的門。就這樣的揮別了那扇門，那個有許多破碎就是縫補也縫補不起來的家被她遺棄在遠遠的身後了。

阿媽是我的後母，但，她對我一點也不好。換了一大堆的衣服要洗燙，又老是在許多人的面前指責我的不是。有一次阿定玉哥來找我，隔天她嚷鬧了一整個上午，說她放在神桌面上用一疊金紙壓住的三十塊錢不見了，指定是我的阿定玉哥偷去了。定玉哥和我相識了整四年，人家唸了十多年的書，黑白分明，做人做事有條有理；會偷她的三十塊錢？想錢想到發瘋，死阿媽，死後母，後母毒。

英瑪想到沒有甚麼地方好去，只好去找自己的男友商量了。也許他會給她一點意見，她也不知道自己何去何從？板城雖是不很大，但有街有巷，何處可以讓她一個小女孩躲風避雨呢？以前，她就想過要出走，結果沒有走成，那次她阿爸生病，阿媽又常上街，要不然就到隔壁阿河叔家搓麻將。現在，她阿爸生病好了，人也變多了，聽慣了她阿媽的話，也逐漸

的不關心她了。只是，有一次很認真的對她說：「那個定玉不錯呀！人好好的，妳問他甚麼時候要結婚呀！」那時，她臉紅且燒着。那個定玉家裏雖然有錢，却這麼久來不會提過結婚的事，他不提，自己是女孩子怎樣好開口呢？手提着的皮嚙裏有自己的幾件衫裙，怎會那麼重呢？後來她想到了皮嚙裏還有一隻儲蓄小木箱子，是家對門的阿劉伯的兒子阿青哥送給她的。阿青在一間傢俬店工作，做了一個頂好看的儲蓄箱子給她。她收了阿青給她的禮物，也慢慢的把有剩下的散錢放了進去。她在蝦廠工作，是算目的，有去有錢，但，她阿姨老是阻三擋四要她留在家裏做這做那的，所以，她一個月也只做三四十塊錢而已！

阿姨：（伸了隻手，嘴角斜着）出糞囉，不用拿點錢來補家用嗎？

英瑪：阿姨，我要買件衫！

阿姨：買衫死人頭，沒時沒節買甚麼衫（聲音提高）穿了去尋佬？

英瑪：（眉頭皺了皺）我要買件衫給阿爸，阿爸下個禮拜生日了。

阿姨：（思索了一陣）妳阿爸的衫，我會買，妳拿錢來我去買。

英瑪：（把兩張紅色的鈔票遞了過去）喲，拿去。

阿姨：（搶過了鈔票）死人相，不想給就不用給（把鈔票裝進袋子裏），我去這樣（兩隻手作出搓麻將的動作），有人來找我，才去喊我回來！

英瑪：（垂下頭，淚在眼眶裏）喲！

阿姨：哦，告訴妳，我下個月十三做大生日，請妳那個阿玉回來吃飯。

英瑪：（點點頭）喲。

她是曾經把自己後母生日請定玉去吃飯的事對定玉說了，定玉說不用管她，裝着忘了就算了。她起先不贊成定玉這樣子的推掉掉，但，定玉的話是這樣說：她做大生日，買便宜的禮物，我失面子，買貴一點的，我可買不起。

阿姨總算是我家裏的人呀！我實在不喜歡定玉哥的這種講法，有買總是一點心意，管他是貴的還是便宜的。定玉哥也總愛面子。和他在一起，他就愛說面子。有一回寶基說他前幾年的一次失業中是害怕朋友嘲笑便常去某個朋友的百貨公司裏走動告訴一些不常來往的外埠朋友說自己和身邊的朋友合股做生意了還寫了那間公司的地址和電話號碼給人家叫人家跟他

連絡後來這件事給揭穿了定玉哥是沒面子了一個時期後來又硬着頭皮去討好那個做生意的朋友裝着不知道事情的被揭穿過後許多人就傳了開去想不到也傳進了我英瑪的耳朵裏來不過她也裝着不知道他愛面子就給他愛到長命百歲吧！

就是因爲那次阿姨的生日我和定玉哥裝着不記得這回事，却是在外面溜，等定玉哥從他任職的寫字樓裏出來，我們看了一場的夜場電影。定玉哥送我到路口。給我開門的是阿姨，她的眼睜着，滿是怒意，我裝着不知道，她說：

「妳忘了今天是甚麼日子嗎？」

「今天是禮拜四！」

「我是說今天是八月十三。」

「後天是中秋節啦！」

「死人相，」阿姨指着我：「轉彎抹角，愈來愈壞了，有了拍拖就變了！說給妳聽，妳的阿玉哥有一對狐狸眼，這種人好狡猾，以後妳還有苦頭吃。」

我沒有回嘴她甚麼。那次之後，她老是找事情來指責我的不是。是天氣炎熱的緣故吧！我頭暈，又嘔吐，她見了就譏笑的問我是否有了。要是有了就走出這個家，她家裏不養沒有出嫁的媽媽的。

她是沒有出嫁的媽媽嗎？又吐又頭暈，胃口不舒服。她只有這個手提着的舊皮嚙，去找定玉哥呢還是去找她阿爸？她是猶疑了起來。阿爸對我是沒有親情可言了！她想。不過，他畢竟還是阿爸，自己離開家時，他老人家出去了。在良心上還是過意不去，去找阿爸吧！她想，去找阿爸，告訴他老人自己要走了，看她老人家有甚麼表示？人長大了，就要有煩惱。人長大了，就守不住自己的家園。她輕輕的啜泣啜泣了起來。她覺得這個世界欠了她太多，她來的時候是赤裸裸來的，會是這個世界欠了她嗎？世界好大好大呵！

2

許多人在圍繞着像是在看甚麼東西，有一兩個做伴去看的回轉過頭互相伸個舌頭說好可怕呀！可怕，光天白日也有可怕的事？英瑪也湊上前去，她手中的皮嚙碰擊在別人的屁股上，別人回頭給她一個白眼。她擠着擠着，她終於看到，那是一堆垃圾，垃圾堆中有一個小小

小小的人的體型，那是一具嬰屍。誰家女人那麼狠心的把出世的嬰孩丟棄在垃圾堆中？英瑪的心碎碎跳着，有某種意識在她的血脈裏流動；她又想吐了，胃不舒服得很，早上吃了碗麵，是雲吞麵，喝了杯沒有甚麼咖啡味的咖啡。阿姨說咖啡粉起價，不可泡太濃了。人的聲音很雜，鬧嗡嗡的，平時這條道路極少人走動，怎麼這回出了件事人便四面八方的擁來。

「我看是不足月的。」一個胖女人說。

「準是吃藥囉！」胖女人旁邊的瘦女人說。

「一定是未出嫁的生的，現在的查某都是這樣的！」瘦女人的旁邊的胖女人嘟起了嘴，說得咬牙切齒的，好像她不是女人。

一瘦一胖的兩個女人，吱吱喳喳的走遠了。英瑪還是站在一旁。是那一個未嫁的女孩？是我嗎？她在心裏笑了起來。定玉有一次把身體移過來要壓住她，她出力的把他推倒，後來後來定玉倒在黑黑的地面上沒有爬起來，不出聲的，好像在喘着氣，又一手過來抓住她，身體又再移過來，把她壓在下面。她想吐，胃又不舒服。阿姨說家中不養沒出嫁的媽媽的。定玉看來斯斯文文，想不到也會胡來，斯文敗類，男人都不是好東西。其實我自己也不好，明知那些黑暗的地方不應該去的又要跟着他去；明知那條路是錯誤的，却像是不走那一點，人生就沒有意義似的。人世有許多是從錯誤中領悟出來的，惟有在錯誤中可以看到罪惡。

「阿瑪，阿瑪！」

英瑪發覺有人叫她，她轉過臉，見到站在自己身後的是金鳳姐。金鳳姐看她手提一個皮噠，又滿臉的憔悴，問了她：

「亦去那裏？」

「我？」她想了想：「我從太平回來，剛好經過這裏！」

金鳳姐心裏暗笑，這個英瑪的大炮也車得頂響，昨天晚上她還在阿河家見到她後母，她後母還講了她的一大堆臭話，還記得她後母說過：「我出來時她還死在沖涼房呢！每次沖涼就要整個鐘頭才出來，偷懶慣了！」

「去了幾天？」金鳳姐覺得好玩，逗着她。

「不到一個禮拜！」英瑪說，看看自己手提的舊皮噠。這個金鳳姐是個是非婆，她一定

會到處唱她了。

「去太平也不說一聲，我也很想去，就是沒伴！」金鳳姐帶點埋怨的口氣說，心裏在想：「這個阿瑪是在跟佬走吧！」

英瑪沒再說甚麼，笑了笑，眼睛投向垃圾堆那方面去，她想移開話題。金鳳姐很聰明，合她的心意：

「妳看到那個東西嗎？很怕人啲，都是血！」

「看到了！」英瑪說。

「明天的報紙又有大新聞看了！」

「嗯！」其實會有甚麼大新聞，這種事已是司空見慣，她在心裏說，臉上也顯露出她的不耐煩，也不知怎麼的，她覺得金鳳姐的話有意無意的刺着自己的每一根神經，她說；「我去找阿爸！」說後，很大步的走過了那堆垃圾，那股腐臭味令她想嘔，那一小具的嬰兒屍令她慘不忍睹。看到嬰兒，去找定玉的心更決了。那具嬰兒是我造成的嗎？是我嗎？會是我嗎？定玉會回家用飯，她要去他的家等他，他家裏人少容易講話。他讀了十多年書，黑白分明，做事有條有理，又愛講面子，她想到這些，心，也開花了。

Rene Wellek
Austin Warren
作

王潤華譯

文學與社會

295期

1977

9 卷二

緒論

文學是一種社會產品，它所用的媒介語本身也是一種社會產物。那些傳統的文學表現手法，如象徵和韻律，本質上都具有社會性。它們都是只有在社會中才會產生的舊文化表現形式，此外，文學還「表現」「生活」，而「生活」大致上是一種社會真實，雖然文學「模仿」的對象包括自然界，和個人的內在或主觀世界。作家本身是社會的一份子，他具有某種社會地位；他接受社會某種程度的承認和獎賞，他有寫作的對象，雖然對象往往是假設的。真的，文學作品的產生往往跟某種社會情況與組織有密切的關連，在原始社會裏，我們甚至很難把詩歌與祭祀儀式，巫術，工作或遊戲分開來。文學同樣也有其社會功能或「用途」，因此它不能純屬於個人的東西。因此文學研究中所提出的問題，在根本上或關連上，多數是社會問題：如傳統和舊習慣，規範和文體，象徵和神話等問題便是。

通常對於「文學與社會」的研究，多半狹窄和表面。提出的問題不外是文學和某種社會

情況的關係，或者文學與經濟，社會，和政治制度之關係。很多人努力去形容和解釋社會對文學的影響，同時嘗試斷定文學在社會上的地位。這種以社會學的觀點來研究文學的方法最為相信某種社會哲學的人所提倡。馬克思批評家不但研究文學和社會的關係，而且對這種關係往往擬定清楚、固定的觀念，不管在我們目前的社會或未來的「無產階級」社會。他們使用批評常常着重價值上的判斷，這種「法律式」的批評（“Judicial” criticism），所根據的基準，不外乎政治和倫理道德。他們不但告訴我們一個作家的作品的社會關係與意義，而且還指明應該這樣，或必須那樣。馬克思批評家不但是社會與文學的學者，而且也是未來的預言家，輔導者，和宣傳家。他們很難把這兩種任務分開來。

從「文學表現社會」出發

通常討論文學和社會的關係，往往用狄坡那（De Bonald）所謂「文學表現社會」（Literature is an expression of Society）這句話作為出發點。不過這句名言應作何解釋？如果它是指文學作品在任何時候可以「正確的」反映出當前社會情況的話，那麼這句話就不正確了。如果它是指文學作品可以描寫社會現實的某些層面的話，那麼這句話就顯得平凡、陳舊，和含糊不清。要是說文學反映（mirrors）或表現（expresses）生活（life），則意義更加模稜兩可。一個作家無法避免的要表達出他的生活經驗，以及生活的整個觀念。不過如果說他完整不漏的表現了生活的全部（或者只是某一個時期的全部生活），很顯然的，那也不正確。要是有人說，一個作家應該把他自己的時代的生活完完整整地表達出來，他應該成為他的時代與社會的代言人，那這是根據價值標準的說法。再說罷，所謂「完整」和「代表人」需要進一步的解釋：在多數的社會批評（Social criticism）中，它們似乎是指一個作家應該關心社會情況，譬如人民大眾的疾苦，或者一個作家應該具有社會批評家社會態度 and 思想意識。

在黑格爾學派（Hegelian）和泰恩（Taine）的批評法則中，歷史性或社會性的偉大簡直就等於藝術的偉大。藝術家要傳達真理，當然，同時也需要傳達歷史的和社會的真理。藝術作品提供「文獻，因為它們本身都是紀念碑」。天才應該與時代打成一片。因此「代表性

「和「社會真理」(social truth)，是藝術的價值的結果，同時也是其原因。平凡的，普通的藝術作品，雖然對現代社會學家說，是比較好的社會文獻，但泰恩認為這種作品表現力不強，因此也沒有代表性。文學作品，事實上不是社會發展的反映，而是歷史的精華，縮影和摘要。

文學與社會的二層關係

讓我們先把文學和社會之間的各種實際關係認識一下。下面這幾種關係分類只是爲了說明上的方便而定的：首先，是作家的社會與文學的本質和使命——這也就是文學創作，作家的社會出身及地位，以及他的社會思想意識方面的經濟基礎之整個問題。我們可以從一個作家的文學作品以外的言論和活動來了解這些問題。其次便是文學作品本身的社會內涵，寓意和目的的問題。最後則是文學作品的讀者及其實際影響。至於文學作品真正如何受到社會環境，社會變化與發展所決定的問題，在討論上述的三大主題（作家社會學，作品本身的社會內涵及文學對社會的影響）時，都會牽涉進去。

作家的出身背景與思想意識

由於每一個作家都是社會的一份子，他可以被當作一個社會人物來研究。雖然他的傳記是主要的資料來源，可是這種研究可以擴大到他的出身和居住的環境裏去，從那裏我們可以搜集許多關於作者的社會出身，家庭背景，以及經濟情況的資料。我們可以研究出來貴族，中產人士及平民大眾在文學史上的所佔作家人數的正確比重，譬如我們已經研究出來，在美國文學的創作中，專業人士及商業階層的兒女佔絕大多數的比例。統計數字可以証實，在現代歐洲，搞文學創作的人多數出身中產階級，由於貴族們忙着去追求榮譽與享受，而下層階級沒有什麼機會受教育。在英國，這樣的結論有很大的保留。在古代英國文學中，農家和工人的孩子常作家的也偶然出現，不過很少，像彭斯 (Burns) 和卡萊爾 (Carlyle) 那樣出身下層家庭，是不平常的例子，其中原因可以歸功於民主的蘇格蘭學校制度。貴族在英國文學扮演非常重大的角色，部份原因，是因爲與專業階層的人沒有太過隔絕（這點與別的國家

不同。除了極少數的例外情形，在圖察羅夫（Goncharov）與契可夫（Chekhov）之前，所有近代俄國小說家幾乎都是貴族出身。甚至杜思妥也夫斯基（Dostoyevsky）也可以說是一個貴族，雖然他的父親是莫斯科貧民醫院的醫生，只在晚年時才置購田地與農奴。

這些資料很容易收集，不過要解釋其意義就不容易。社會出身會帶來同階級的思想意識與忠誠嗎？雪萊、卡萊爾和托爾斯泰是「背叛」自己所屬階級的最好例証。在蘇聯以外的國家，多數共產作家是非平民出身。蘇聯及其他馬克思批評家曾經作過詳盡的調查，以確定蘇聯作家真實的社會出身與社會忠誠。因此薩古寧（Sakula）研究目前蘇聯文學時，處理方法是先小心的區別什麼是農民文學，小資產階文學，民主的知識份子文學，流放知識份子文學，中層階級文學，貴族文學及革命的人民大眾文學。在研究較早的文學作品時，蘇聯學者用心的去區分俄國貴族的各種各類作家，這樣便可以証明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和托爾斯泰，由於繼承某些文學遺產或因早年的來往，而應該歸納進那一種類的作家裏。不過要証明普希金代表沒落貴族的利益或果戈理代表烏克蘭小地主階級是一件很困難的工作。從他們著作中的一般思想意識，所引起的共鳴都超越某一集團，某一階級及某一時代等事實來看，上面的結論是不能成功的。

一個作家的出身背景，與他的社會認同，忠誠和思想意識的關係沒太大關連。很多作家常常為別階級服務，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實。很多宮廷詩為出身貧寒的人所寫。這些人往往採納主人的思想意識和文風。

一個作家的社會忠誠，態度和思想意識不但可以從他的作品來加以研究，同時也常常可以在非文學的傳記資料上研究出來。作家本身是一個國民，一定會對社會與政治重要問題發表意見，也會參與當時的一件事情。

已經有很多著作專門研究一個作家的政治和社會思想。近年來，更多人注意研究作家的經濟思想。因此賴氏（L. C. Knights）認為班江遜的經濟看法是深受中世紀的影響，他指出班江遜跟其他當代戲劇作一樣，常諷刺新興階級如高利貸者，壟斷的商人，投機份子，和企業家。很多文學作品，如莎翁的史劇，斯威夫特（Swift）的「格列佛遊記」（Gulliver's Travels）都會被人作新的解釋，發現與當時的政治環境有極其密切之關係。一個作家

生活中的言論，各種看法與活動，不能與他作品內的社會寓意混為一談。這種分別，在巴爾扎克的作品中，可以找到最好的例子。他生平雖然處處表明很同情舊的制度體系，貴族和基督教，但是他的直覺和幻想卻傾向對知識財富的追求者，推理者，小資產階級的新強人。在信仰言論和文學創作之間，在理論與實踐之間，都有極大的不同。

文學影響社會

作家不僅受社會的影響，他也影響社會。藝術不僅重現生活，它也改變生活。讀者大常常模仿文學作品中虛構的男女主角的生活行為。他們戀愛，犯罪和自殺都受書本描寫的所傳染，像哥德的(Goethe)的「少年維特的煩惱」(Sorrows of Werher)或大仲馬(Dumas)的「三劍客」(Musketeers)。不過我們是否能夠確切的說明一本書對它讀者的影響嗎？有可能說明諷刺的影響力嗎？艾迪遜(Addison)真的改變了他的社會之風俗習慣嗎？狄更斯(Dickens)有沒有刺激人去改革欠債人的監獄，男童學校以及貧民院？施陀(Sowe)真的是一位「小婦人製造了偉大的戰爭」嗎？她的「飄」有沒有改變美國北方讀者歧視南方的態度？海明威(Hemingway)和佛克納(Faulkner)是怎樣去感化他們的讀者？文學作品對現代民族主義運動的興起，有多巨大的影響？不錯，司各脫在蘇格蘭，顯克微支(Sienkiewicz)在波蘭，吉拉塞克(Jirasok)在捷克，都以歷史小說來增加民族的自尊，豐富了共同的歷史事蹟。

我們可以這樣假定(沒有大疑問，是可能的)，年輕人受閱讀的影響要比年紀大的人來得直接和有力，沒有生活閱歷的讀者把文學作品當作生活的真實紀錄而不是詮釋。少看書的人在接受上會比閱讀廣泛和職業上要常讀書的人來得認真。除了這些推論，我們能够更進一步去肯定文學作品的影響力嗎？我們能通過調查實情或其他社會學的研究方式去了解嗎？不過高度的客觀性不可能得到，因為個案的尋求要依靠被調查者的記憶力及其分析能力，更何況他們的供證需要一個不犯錯誤的頭腦去給予解釋和評價。此外，「文學作品怎樣影響其讀者」這又是一個因經驗而異的問題。如果要知道，則要看它怎樣引起共鳴。我們所談的文學是廣義的文學，社會也是廣義的，因此需要考察的，不限於文學欣賞者的共鳴，而是全人類的共鳴。這些問題，我們根本還未開始研究呢。

文學作品的社會內涵與寓意：文學當作社會文獻的價值

探討文學和社會關係最常見的方法，是把文學作品當作社會文獻，作為社會現實之寫照來研究。無可懷疑的，從文學作品中，我們可以取得一些對社會的真實寫照，事實上，這是有系統的學者其中最早使用的一種文學價值。第一個名符其實的英詩史學家湯姆斯·華頓（Thomas Warton）認為文學具有「忠實記錄時代的特徵，及保存最多彩和代表性的人情風習的獨特功勞。」對他以及他的崇古的繼承人來說，文學主要是服飾和風俗的寶藏，以及文明史的資料原源，特別是騎士及其沒落的歷史。對現代讀者來說，他們很多的外國社會知識是得自劉易士（Sinclair Lewis）、高爾斯華綏（Galsworthy）、巴爾扎克（Balzac）和屠格涅夫（Turgenev）的長篇小說。

當作社會文獻使用時，文學作品中往往可以找到社會歷史的輪廓。英國古代詩人喬叟（Chaucer）和朗連（Langland）保存兩幅十四世紀社會的圖畫。喬叟的「康城故事」（*Canterbury Tales*）的序言詩，很早就被人認為提供了一幅完整的社會形態的圖畫。莎士比亞在他的「溫莎風流婦人」（*Merry Wives of Windsor*）中，班江遜（Ben Jonson）在他的劇本中，以及狄羅理（Deloney）似乎都告訴我們關於伊利莎白時代的中產階級的一些事情。艾狄生，費爾汀（Fielding），和史摩烈（Smollett）都描寫出十八世紀的新興中產階級（*bourgeoisie*）。奧斯婷則描寫十九世紀鄉村紳士及鄉下牧師，屠洛普（Trollope），薩克萊（Thackeray）和狄更斯（Dickens）擅長的是維多利亞時代的社會。到二十世紀時，高爾斯華綏告訴我們英國中上層階級社會；威爾斯（Wales）寫的是中下層社會，而巴納呢，則注意描寫鄉村小鎮。

從施陀（*Harriet Beecher Stowe*）和霍威爾（*Howells*）到法瑞爾（*Farrell*）和史坦貝克（*Steinbeck*）的長篇小說中，美國社會生活中類似的景象也可以找到。王權復興後的巴黎和法國的社會生活反映在巴爾扎克「人間喜劇」中幾百個角色之中。樓魯斯特（*Proust*）的作品極其詳細的描寫出沒落的法國貴族的社會生活。俄國十九世紀的地主常出現在屠格

涅夫和托爾斯泰的小說裏。此外我們可以從契可夫的短篇小說和劇本中看見許多商人和知識份子。而萬洛柯夫(Shodkhev)的作品又反映集體農場的農民生活。

例子多到舉之不盡。我們可以從作品中找到並說明每一種「世界」。有戀愛和婚姻，生意，職業等等。對牧師的刻劃，有的說他是愚蠢，有的聰明，有的虛偽，有的神聖。我們可以專門研究奧斯婷所有作品中對軍官的描寫，撲魯斯特的野心家，霍威爾的已婚婦女。這種專題研究可以寫出一些專論如「十九世紀美國小說中房東與房客之關係」，「英國小說與戲劇中的水手」，或「二十世紀小說中的美國的愛爾蘭後裔」。

不過話得說回來，這種研究似乎沒有什麼價值，如果它只知道文學只是一面生活的鏡子，生活的再表現，因此把文學只當作社會文獻。要是這種研究有價值，研究者必須注意小說家的藝術方法，能夠具體而不含糊籠統的說出我們作品所描寫的景象與社會現實的關係。作者的原意是寫實嗎？或者在某種程度上，它的目的是諷刺，漫畫，或浪漫理想化？柯恩班斯特(Kohn-Bramstedt)在他條理清晰的「德國之貴族及中等階級」(Aristocracy and the Middle Classes in Germany)書中正確的提醒我們：

只有在純文學作品以外而熟悉某個社會結構的人才有能力去推出社會成員及其行為有多少被寫進小說中……什麼描寫是出自虛造，什麼是出自現實的觀察，什麼描寫是作者本人慾望的一種表現——這些都要精確的給予區分。

(本文原題 Literature and Society，譯自“Theory of Literature”)

人情

「古城之戀」之十

我們華人處世，免不了情理法三個步驟，而以情爲首；所謂王法不外乎人情。甚麼是人情呢？人情就是人之常情。推己及人，便是準則。人情也可解釋爲人與人之間的感情，進而變成了禮尚往來的實物。例如朋友結婚來了請帖，我們便要做「人情」。於是，人情又與面子拉上了關係。通常我們指責一個人不近人情，多半是講他不顧別人的面子，此所謂情面是也。

我是在深厚的華人傳統影響中成長的，因此，我非常重視人情：以人之常情去推己及人，也非常注意別人的情面。一方面不要傷了別人的感情，同時要顧慮到別人的面子。但是，我對於那些死要面子的事例，卻是非常厭惡的。尤其是有些人「死要面子不要臉」，不維護人格方面的自尊，反而放不下世俗方面的虛榮。有些學生考試時舞弊，不認爲羞恥；給老師抓出來，倒怪老師不給他面子。這是滑稽可笑的。

因此，我重視人情，並不重視面子。

我參加公共集會和其他宴會時，我不喜歡坐到正中的重要席位。套一句俗話說：我不搶鏡頭。在很多場合中，我常常被拖拖拉拉的請到前面去。我覺得非常尷尬。我不是有意做作，自鳴清高；而是希望自由自在，毫無拘束。

有一次，在學校禮堂的一個宴會中，我和幾位老師坐在一桌。談笑風生，非常愉快。忽然說是教育局長來到，貴賓席上便有人讓出位來，好讓我去敬陪末座。其實，這宴會既與學校無關，也與局長校長無涉，我們都是客人。局長可說是貴賓，我還是願意保留普通客人身份。當時就有一位同事說：這就是黃校長！大概是認為我有點與眾不同罷？因為我一直不認為和長官主席之流同座是特別有面子的事情。

想不到有許多董事，也和我有相同的看法。在前排科學館圖書館新校舍落成時候，有人提出要請政府長官來主持開幕。結果還是通過由「我們的主席來就好了」。在我主長培中的十年中，只有一次運動會是請州教育局長和李引卜主席聯合主持的。我自己也不喜歡主持。培中每年校慶，一連兩天都有檢閱儀式，第一天由主席主持，第二天我便請副主席主持，我總是陪侍左右。一九七四年年底，有歡送我夫婦的檢閱儀式，我不能推辭了。

我對於面子問題，看得很淡。我也曉諭學生們要揚棄「愛面子」的觀念，改為維護自尊！犯了規，就要勇敢的接受處罰。怕失面子就不要犯則。常常有高班學生要求記過不要掛牌。記過而不掛牌，等於不記。甚至於有的家長也來要求：「讓我把兒子帶回去，不讀了，便不用記過了罷！」這時我仍會堅持：不讀了，過還是要記的。

在學校裏，處罰記過是執行校規，等於社會上的執行法律，已經不是可以講情的了。在我處理校務時，我非常注重情。對於同事，我盡量容忍；對於學生，我盡量開導。對於董事會，我盡量遷就。這樣一來，不免使人有一種印象：「我們的校長，很好講話。」

不錯！可以講情的事情，可以講情的時候，我沒有不可以講情的。可不是任何事情、任何時候都可以講情。在許多場合中，我變成了非常不近人情；而且出乎衆人意料之外。其實是我把情和法分開，而講情就是人情，不是面子，能够通融的事，任何家長來談，都可通融；並不要看家長的地位或身份。

考試舞弊要記過，這是鐵一般的規律。其次，功課不及格要留級，也是鐵一般的規律。

說來有趣，我在龍引做校長的時候，根本取消了留級的制度。可是，來到培中，培中有留級的制度。在沒有取消之前，便遵守。我只把體育一科不及格也要留級的規定取消了。記得在開會的時候，有人提出來：不用取消這一條。事實上不會把體育打成不及格的。如果體育一定會及格，那麼這一條更沒有保留的必要。（我的第二個女兒，在培中高中畢業之後，到台灣大學物理系深造。第一學期，體育就不及格。結果她天天早起，到操場去惡性補習，才使「引體向上」達到水準。）

既有留級的規定，留級就是留級。董事也好，校友也好，家長也好，要來為留級說情，我總是一口拒絕，決不通融。通常的藉口都是「留級就不要讀了。」這當然是不成為理由的。有一次，有位家長來為留級的兒女說情。這位家長是龍引的校友，來我家講了一兩小時。把那位同學從小到大的生活情形，詳細告訴我。尤其是情緒方面的，分析得非常清楚。我聽了心中非常感動，也非常同情。但是，我仍無法答應給予通融。當時我自己也覺得有點忍心，卻仍是愛莫能助。

培中的升留級標準，還是戰前訂下來的。戰後一般學生程度，普遍降低，一年不如一年。留級的人數，也就一年多過一年。成績差的班級，有時會全班留級。每一年級有許多班，都是按程度分的。於是甲班最後幾名留級的學生，可能比乙班前幾名差不多。有些原可進入甲班。學生便要求編入乙班丙班，寧為雞口，不為牛後。更有一個半個家長為此而來說情的。編班由學校規定，也是講情的。

為了補救同年級各班程度不同而導致升留級的偏差，乃有試讀制度的建立。各班學生的升級，只要符合規定，級任便可列出。那些不合格的，由級任召集各科上任老師開會商量，相差不太遠的准予試讀。也有試讀上去的學生，成績大有進步的。

至於應屆畢業的學生，成績稍差，另有「批准畢業」的規定。也有人說：讓他畢業就讓他畢業，何必搞一個批准畢業來自欺欺人。殊不知這也是有不得已的苦衷。遇有成績稍差的學生，眼看着不能畢業，便邀了級長和幾位成績好的同學，跑到老師家裏去「求分」——要求加分。到甲老師那裡，便說乙老師丙老師都答應加了，只差您這一科。到乙老師那裡，就說甲老師丙老師都答應加了。哭哭啼啼，賴着不肯走。批准畢業也是經過有關老師開會決定

的，用不着加分。畢業文憑照發，手冊上卻註明批准畢業。他將來進了大學，成績趕不上，就不會責怪別人了。

試讀及批准畢業，都是由有關老師開會公意決定的。決定了之後，又沒有情面可講了。可是，每年開學之前，仍免不了有些家長來向我要求，甚至於還有指責不公正的。因為初中一二年級學生，考慮批准試讀的時候，我們把操行成績也列進去。品行好，努力讀書，考試成績稍微差一點，通常都可以試讀的。

在籍學生，有留級試讀的問題。到台灣升學的，又發生了加分的問題。聽說如今台灣各大專學校，在考慮接受大馬學生時，以獨中統一考試的成績為標準。這是非常妥善的辦法。這倒不是因為有關獨中統考的報告書，是我主稿的。

記得我剛到馬六甲不久。便有意欲赴台升學的培中畢業校友來找我，要求我酌加分數，讓他們能獲得保送機會。而且，由學校正式加分，免得有人鋌而走險。照規定是要七十分以上，才有資格赴台。他們和我講了許多理由，正面反面都有；也告訴我一些例證。最能打動我的是培中的計分法仍和戰前一樣，沒有降低，不像某些學校。

這是一個大問題，首先要取得董事會的同意。有一些事，私底下可以做，講明出來，問題就大了，我卻不是一個私底下可做、公開又不可講的人。何況這是保不了密的。其次，又得和保送單位取得諒解，他們也不反對。經過慎重的考慮之後，我決定凡是申請赴台升學的，另用三年成績單，不講成績好壞，一律每科加五分。加了之後，總平均那怕是六十九點九九，也決不通融。有同學不要加分的，我仍得加給他，以示公允。有些科目加了之後幾近滿分，便把多餘的加入技能科，而不是由同學自行要求如何轉移。例如有物理好而化學差的，物理分數不可以加到化學，一分不苟。

想不到這一項措施，曾引起一些責難。不過受惠的同學多，眾怒難犯，久而自安。也有無中生有，砌詞嚇我，說是台灣方面派人來如何如何的。校長簽名蓋章，校方發出的文件，便是正式合法的文件，誰也不能干預。後來台灣有一個教育考察團來馬六甲，我會當面向他們提出我的加分。那位團長笑對我說，比我加得更多的，大有人在，於是，這五分加之，非正式的註了冊了。不過，要到星洲日本英國等其他各地升學的，因為沒有保送的問題，我都

沒有加分；也會引起一兩位同學的不滿。不講人情，公事公辦，倒沒有麻煩。講情成爲法外施仁。沾不到光的，免不了感到不平。

我的法外施仁，仍有一個標準。決不是胡亂隨心所欲，因人而異的。這就是說，我的對人處事，是有原則的。

一個人做事有原則，說來容易，做起來可不簡單。因爲任何人都或多或少會感情用事。講起可難使人相信：我常常在警惕自己，不要徇私情，也不要考慮自己的利益。我雖不是超人，至少我無時不兢兢業業的在監視我自己。例如有好幾次董事會有意增加我的薪水，我每次都婉謝。我要爭取的是全體老師的利益，而不是獨善其身。在維護老師的時候，我也是誠心的全力以赴。不是做做樣子，敷衍好看；也不是市恩討好。在我離開培中兩年之後，仍有老同事提起某些往事，事後才了解實情。既具歉意，又申謝意。我還是唯唯諾諾的，淡淡地說一句：過去了，不用掛懷了。「爲而不有」和「功成不居」，本來就是我的原則。

其實，人之常情的本身便是一個原則。

學與思
鄭百年

東方學院

東方學院，是倫敦大學東方非洲學院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的省稱。訪問東方學院，在院裏從事一些研究工作，並且和院裏的幾位教授交換意見；是我這次來倫敦的主要目的。

五層樓，羅馬式的方形建築物，背後再曳着一座白色長方形的大樓；東方學院，就像一座堅實的古堡，坐擁五千年東方文化，面對教育學院 *Institute of Education*，根植在距離東方五千英哩的倫敦東北區。樓梯口，迴廊邊，堂廳內，到處是中國畫和中國書法；第一進的堂廳壁上，還懸着兩幅屈原的油畫；推門而入，你立刻就感覺到，這是座屬於東方古文明的學院。

「東方學院成立於一九一七年二月二十三日，」檢閱文獻的記載，我說：「由英皇喬治五世 *George V* 開幕剪綵，宣佈成立。」

學院的第一個名字叫做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沒包括「非洲研究」；而那個時候的倫敦大學，只稱為倫敦學院 *London Institution*。創立的宗旨有三：第一、提供準備到亞非英國殖民地擔任英國行政官員的英國年青人，一個學習亞非語言、文學、宗教、習俗的機會；第二、提供相同的機會給與準備到上述地區從事商業投資的英國人，或者給與學術研

究的工作者；第三、促使大英帝國的首都，成爲東方諸國學者訪問英國時，研究東非各問題的最佳集中中心。

「在一九一七年成立以前，」負責中文系系務的劉殿爵教授，靠在研究室的椅背上，帶着回憶的口吻，對我說：「恐怕還有一段歷史。」

大英帝國最早的一間與東方研究有關的學院，根據 Prof. T. W. Arnold 的說法，是一八八八年由 John B. Gilchrist 在倫敦市中心 Leicester Square 所創立的東方語言學院 School for Oriental Languages... 十二年後，這間學院不存在。一八二五年，一位漢學家 Dr. Robert Morrison 在城裏創設一間東方語言學院，教授中文、梵文及孟加拉文 Bengali... 三年後，它又不存在了。

「英國人創立東方學院，首要宗旨固然是爲了培養她們的殖民地官員；不過，他們有這種學習他人文化的胸襟和精神，的確是了不起。」想起院裏豐富的藏書，不禁感慨地對劉教授說。

「除了國內、台灣、日本外，」劉教授是香港人，當然也就是中國人，所以，他常常用「國內」「海外」的字眼；他說：「在海外，我相信，除了美國哈佛大學的中文藏書數第一之外，這裏應該數第二了！」

東方學院的中文藏書是擺在第三樓、第四樓及第五樓。在這裏，當然很難找到宋版書；不過，她的圖書館的藏書自有她的特色——民國早期的絕版書，中國最新的資料；是其中兩個最引起我注意的特色。每次每次，我泡進這書城的時候，我總是有一個強烈的感覺：自他們成立以來，他們簡直是以「掃」的方式，把中國、台灣、香港甚至於其他亞洲地區的中文出版品，全部「掃」進來！

「英國人是有他們不凡的地方，」突然，我想起一件事，說：「記得在五十年代的早期，劍橋大學的漢學家 Prof. D. C. Twitchett 曾經在泰晤士報 The Times 登了一則廣告，呼吁英國人重視中文的學習；是不是有這事？」

Prof. Twitchett 治中國歷史，特別是唐代歷史。英國一本很有水準的亞洲研究的學報 Asia Major，就是他負責的；可惜由於經濟的關係，前幾年停刊了。

「是的，的確有此事。」劉教授一面笑，一面說。

「我看……」我推測地說：「英國的漢學，應該以這裏為最盛；是不是？」

「你說的不錯，因為這裏歷史悠久；其他幾間吃虧在歷史太短，包括劍橋在內。」劉教授說。

從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到十九世紀的末葉，大英帝國的學術界時而捲起學習東方文化語言的熱潮和呼吁。訴諸語言的，有一八五二年正月皇家亞洲協會 Royal Asiatic Society 主席 Prof. H. H. Wilson 的呼吁；訴諸行動的，有一八三三年劍橋大學 King's College 開設的東方語言文學課程，有一八八四年皇家亞洲協會研究委員提呈的「成立東方學院」報告書，以及一八九〇年正月在皇家學院 Royal Institute 正式成立的東方學系。最可惜的是，皇家學院所成立的學系因為沒有充裕的經費，無法發展及維持。

「十九世紀及二十世紀早期，當西方文明很勝、西方信仰很堅的時際，」翻檢東方學院創設的文獻時，我總是這麼想：「要在大英帝國的首都創立一間東方五千年古文明的學院，的確要有獨特的慧眼和寬大的胸襟。」

「新馬是不是還跟以前一樣，」突然，劉教授問起新馬兩地，說：「只三間大學設立中文系？」

「是的，還是跟以前一樣；不過，怎麼樣都比不上這裏。」我嘆了一聲，說。

「那當然，我們有很長的歷史！」

「可是，我們是在亞洲。」我簡單地反駁。

倫敦的天氣並不好，除了陰、冷、霧之外，有時還變幻莫測；不過，在這裏過冬天，比在香港、台灣甚至於中國，還要舒服得多，因為這裏絕大部份的屋子裏都有暖氣設備。劉教授的辦公室雖然很大，暖氣調得很好，脫了大衣坐在這裏，覺得處處生暖，一點兒寒意也沒有。我們有很長的歷史！」剛才那句話，不停地在腦際縈迴。

一九〇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倫敦大學評議會委任一個委員會，考慮重新整頓在英國大學裏的東方研究。十二月十一日第一次開會，出席者除個人委員外，還有 British Academy、Royal Asiatic Society、Central Asian Society、China Association、Anglo-Russia Literary Society 及 African Society 等十個團體。一九〇九年，一個以克羅莫伯爵 the Ea-

ri of Cromer爲首的委員會宣告成立；一九一一年六月，克羅莫委員會提呈了第一個報告書，對東方學院的設立作了許多建設性的建議。

「東方學院中文系一共有多少學生？」突然，我想起一個問題，趕忙地問劉教授。

「我們中文系大概只有三十多個學生，」劉教授說：「其中，還有一半是研究生。」

「只有三十幾個學生？那怎麼維持？」我差一點衝出嘴；這時候，我想起在來倫敦之前，柳存人教授對我說的幾句話：「在倫敦這麼大的文化中心裏維持一個中文系，那是非常必要的。」

「我們有很長的歷史！我們是在亞洲！」風聲。

克羅莫伯爵應該是東方學院的大功臣，他的委員會的建議於一九一二年十月八日在國會二讀通過時，被製訂成法令。國會批准首期經費四千英鎊，建築費二萬五千英鎊。一九一二年十二月十三日，英王御准。一九一七年正月二十九日，爲東方學院奔命八個整年的克羅莫伯爵，不幸謝世；接任者爲Lord Burzon of Kedleston 克里士頓爵士。同年二月二十二日，克羅莫委員會在新主席主持之下，召開最後一次會議；然後，完成使命地宣佈她的解散。

第二天——一九一七年二月二十三日，當嚴厲的冷風還在吹到英倫的時候，英皇喬治五世在皇后及許多重臣陪侍之下，駕蒞倫敦大學，爲東方學院的五層大樓剪綵開幕，並且隆重地宣佈她的建立。

「再見！」「再見，有空再來。」

「踏出東方學院的石階，不禁掉頭向她望了又望。羅馬式的紅色建築物，像座堅實的古堡；穩穩地坐在那裏，就像抱着五千斤文化的石床，四平八穩地架在那裏。東方文化，這顆堅禿而又苦澀的種子，在大英帝國裏醞釀了一個世紀，在西文文明裏難產了一個世紀，然後，在幾位有慧眼、有胸襟的學者接生之下，成爲剛韌健兒之一。今天，當西方人文精神被撕裂、被扯穿之際；這座古堡，更顯出人類的英姿。」

「我們是在亞洲……新馬……。」一陣風刮來，我趕忙檢起零亂的思緒，大步向前邁進、邁進……。

元月二十九日

魂牽衆生

這些日子裡，他一直苦苦思索着人類生存的意義，早上一醒來，在床上，他已感到一種大悲傷繼續而至，把他弄得半死不活。昨晚讀 *The Social Theories of Talcott Parsons*，頭也漲了，總不能集中精神看書。桌上的羅素像如一盞耀在但丁神曲裡的美麗的燈，照着他的孤獨與寂寞。滿頭的白髮，孤憤的神情，這就是他的偶像嗎？他幾時才能活得如羅素一樣？自己的禿頭，面目的猙獰，是所以朋友都避而遠之的。這些日子裡，沒有愛，沒有友情，只有堆積如山的功課，家人的吵鬧，絕望的信仰。他的信仰是一座荒蕪的城，他守着，糧已盡。他知道他的愛情是一種自刎，那個女孩子是亡他的人，亡了他信仰，他一切對人類的希望，攻進了他自以為很堅穩的城。不，這是不值得的，爲了一個小小女子落魄江湖，他是不甘心的。把她忘了，遺忘在希臘的神話裡。希臘有夢、有希望、有悲壯。唐朝令人哭泣，太多的難捨與別離。所以希臘是好地方。

每個早上坐電單車上學，那老爺電單車是他大學先修班畢業後長假當臨教所賺的錢買回來的，都都大響，朋友都笑他。他並不在乎。每天上學，他的心情是悲哀與沉重的，電單車在風中奔馳。冷雨。陽光。他的心總是痛如刀割，瘋狂地吶喊：人生！人生！多可詛的人生

！杜甫羅素戴高樂白居易 Max Weber Harrod Domar Ricardo Karl Marx Holy Bible
外國、月亮、紅蓮、琵琶、征浪、青春、浪子。我要生活下去。我一定要生活下去。

圖書館很冷，在一個小角落裡，他會時常輕陰李清照的「冷冷清清，尋尋覓覓，淒淒慘慘戚戚」。自從這個學期開始，她不再坐在那個從前一羣朋友聚集的地方了。她搬去樓下。他想這樣也好，免得自己的精神分裂。聯光、莎莉和桂真還是和以前一樣，有說有笑，但是大家都忙得不可交架，也沒有時候去問長問短，況且聯光和莎莉的戀愛正在高潮，更沒有閒情去理別的事。他自己一個讀着、悲着、哭着。自己一人。如一棵千里沙漠中的樹。

一個晚上，他閒來無事，去找了聯光。聯光剛從莎莉那兒回來，很驚奇他的到訪。他知道他是不習慣這種莫明其妙的打擾的，不過既然兩人會共同渡過一段生生死死的生活，這小節又何必介意呢？他們到了一個小小的咖啡廳，他要了一杯好力克，聯光叫了一杯咖啡。他就開始滔滔不絕講他一生中兩個遺憾不能學法律不能學音樂和一個笑話。聯光聽了只苦笑了一下，他奇怪爲什麼此刻他會心不在焉，雖然他時常都是如此的。兩人維持了一刻的沉默。聯光忽然整一整容，說

「你知道她最近的事？」

他搖搖頭。

聯光苦笑。

「如果沒有什麼新的東西，請不要提起她。」

「我以爲你知道的。」

他就擰着頭傾聽。傾聽。音樂從一個方向傳來，不知是那一個方向，顯得如此刺耳。他不敢相信這些事情會發生在他的身上。I won't believe that in a million years. 他問了聯光幾個問題之後，便不再說了。不是嗎，他是屬於天地的，他瀟灑。以前一個老師會笑說他是一個 tragic hero，現在真的實現了。他豎向恐愕。

之後，他把他的精力集中在書本裡、社會裡。夜夜無眠。每一個晚上，最絕望的時候，他會想起以後痛苦的歲月。我能承擔得起嗎？如果能够，憑自己不斷的努力，或者還可能有一點點小成就；如果不能，他將是另一個海明威了。他想過自殺。或者，他想，有一天，他

會自殺。世界不承認他，他愛的人不承認他。日子暗了，給蟲蛀了。如果要死，他要死在血泊中。

你好。那位法文講師用充滿法腔的華文向他們招呼。他曾去過中國和越南，說北京非常清潔。他的博士論文是論馬來文壇的幾個作者的小說。有一次他從法國渡假回來，說他正在編一個「馬來西亞文學專號」，向他邀稿。他就寫了一篇馬華現代詩論給他。那位法文講師讀完之後的評語是「很好」。他也安心了。幾個月後，他告訴他那篇論文不能在「馬來西亞文學專號」發表，可能要遲一期。他問原因。他聳一聳背說是那位中文講師不希望他的論文和他的論文放在一起。他聽了之後大怒。豈有此理！身爲一個知識份子連容人的最起碼氣度都沒有，這是什麼世界。過後他想一想，算了，讓他去罷。

他把這件事告訴了她。她也沒有說什麼。其實他需要的是一個聽他傾訴的知己朋友。當他把他的家事告訴她時，只那麼的一點點，她卻說他渴望她的同情。那時候他生氣已極，頭要爆炸，整整幾天不能進食。後來他想通了。他要忠實地生活，忠實地愛人。他放開了胸襟寬恕了她。他只希望她能得到幸福與快樂，其他都不重要了。

要來的，已來了。他苦苦等待着——一種奇蹟發生，使這世界變得不那麼悲慘，那麼痛苦。人類在偷生着，無恥與不安。他能做些什麼呢？他第五次重讀巴金的「滅亡」，在書的第一頁上塗上書中的一句話：

凡是會把自己底幸福建築在別人底痛苦上面的人都應該滅亡。頁一〇。

是的。滅亡滅亡。這些人都應該滅亡。他底心情的憂鬱，不只爲了個人的遭遇，也爲了整個人類未來的命運。命運命運命運。他心中已喊破了幾百個長長的世紀。

每個晚上他都習慣在圖書館裡泡幾個小時。十一點左右，便到校園外的馬來印度檯喝一杯熱美綠。這些馬來印度檯專做學生生意，所以都相當客氣。有時他會遇到一些朋友，坐下來談天，脫衣舞女同學馬克思愛情事業。Y也和他一樣，從貧苦人家出身，所以和他倒可以談得來。

「你可以解釋一下 The Materialistic Conception of History 嗎？」
話題一開，便這樣嚴肅下去了。Y認爲朋友們都缺乏一種對大眾的關心，他猛力地點頭

。大眾是夢，夢裡皆是現實。從生活來，回到生活去。

他從一個朋友處聽到某處有很「刺激」的脫衣舞表演。他去看了。他不敢相信。回來後在日記裡寫道：I hate women as much as I love them。他的悲憤如天上的雲，濃照着他底一生。這就是女人；女人女人女人！莎士比亞是錯的，拿破崙是錯的，唐明皇也是錯的。他不能明白爲什麼天下竟有這種娛樂。他知道，他所領悟的雨果的悲慘世界已到了頂點了。

愛情是自私的，是個人的，他不再想這個了。女人是醜惡的，悲慘的。一個女人的一生中如果沒有愛情，她的一生便完了。他有時懷疑他的那位朋友是否是在珍惜着他的愛人。風風雨雨，月圓月缺，紅塵無奈。我又何必悲寂紅塵？

這個學期的學費還沒有着落，他也不知如何是好。朋友不會幫助他，那一位朋友會如此呢？錢是夢，夢中他是個一拋千金的大富翁。如果有錢，他可能會快樂些。也可能不。也可能更悲苦。他不知道。他知道的只是這兒太熱了，他要換一個地方，喘喘氣，他不可能回到原來的地方去了。

七七·八·十三完稿

溫瑞安

西藏

山河錄第十部份（完結篇）

我要結束了

像寒夜裏互不相識的人

輝煌往往等待早天

我們的天空裏沒有星

在邊疆裏許多戎馬、許多旅人的篝火

許多馬嘖的煙息，落日依舊長

圓。長安遠。阿爾泰山

常年積雪

那麼積雪是最偉大的景

靜寂就是最偉大的悲劇了

從匈奴的殺伐，鮮卑的金甲

俄韃的彎刀，突厥的蹄風

回乾的號角……中國啊我的歌

透過所有的牆

向您沉悲的低喚

我化裝成苦行僧

托鉢去了西藏

在風雲際會的邊疆

只有飛砂長騰才有真實的感覺

年少時奔行大漠

喜歡風砂迎擊你的胸膛

敞開衣襟，感覺到阻力中的活着

年長時你走沙漠

風砂是一道無形的牆

感覺到背囊重塗

年老時你坐在大漠

天變無盡，時幻時真

風砂把你狂飆地覆蓋……

所以就說：古之舞者……

第一場舞詩

有誰看見？

西藏沒有冷漠的笑容

只有甚麼都說了的天空

孤寂是最後的沉默

我聽到一匹馬受傷的長嘶

在天際。

我說我近楚水而悟

在大風袖裏變更

在漢碑旁體悟堅石

在秦火裏焚成書

寫到山窮水盡

居然還有山河錄第十

這就是最後一次械鬥了

長筒喋血。我說：誰是子夜裏的領袖

在寒冷如冰的城心

和一個剛相識的人

踏步而去。

而我仍是以刀刻一的般的懷念
割無盡的青山以及目無餘子的瞻

望見古老的高台城

像世界的脊頂，我匍伏着行萬里

笑說是天涯。却見那千山萬山

原來都是宇宙間的一個無情

我就說從典麗寫到荒漠

已完成了一頁橫空的青史

西藏又是悲哀的地點

彷彿西出陽關無故人一些

的寒涼。冷月當空

總是有些

胡笳簫索。

我們說分手

走到偏僻處

就是另一生開始吧。

我在魏晉爲清談

亦在竹林裏爲琴

古之白衣人……誰先遇見誰

等那書生一生

或者舞盡江南柳岸月……

寫到這裏，或人說我借古典還魂

我說不如是借中國吧

或人說我自命爲俠

我說你我離俠字尚遠

一點難能的操守便是被抨擊最多的劍

那就讓我死吧

換來一場懷念

有人說怎麼用長安江南自名

我說那是你看不出原因吧

有人說黃河長江怎看不見河流

我說那在你心中僅止於一道流水嗎

有人說崑崙崑峨帽山不像山

我說我若要寫山

不如寫飛躍千仞

那才是山的動靜……

有人說不出話來

於是我乘機寫成了武當少林

想當有人看作一部武俠小說

不禁笑得開懷

想天下痴痴錯錯者舉袖遮日

而太陽並不獨照一面

城上的女牆知道

他牆上的旗桿知道

就算是武俠流傳於民間

首先也得被庸人詬病幾千年

那我就想起墨翟的冤惡吧

城樓酒血，寒鴉西盡

爲求一點正義兼愛非攻

燒書誅殺，沉冤幾十年

我就逢着冷冽而奔去蒙古

豪情的三招大呼

然後沉沒成了枯寂的磐石

最後寫成西藏

彷彿離中原遠了

而我確實從邊塞而來

讓我在唐爲詩書

在宋爲遠軍

在明爲錦衣

在清爲復明

我彷彿有許多要求

因爲要把握許多明媚

我彷彿有許多獲得

其實更重要的是放棄……

最後我還是邊塞西風冷的斜陽吧

那悲哀的頭顱擱淺在山外

我讓我曾經嘲笑過三山五嶽

不留行於五湖四海

而我會深烈地愛過

就讓我沉沒吧

再浮現時

又是另一次璀璨的圓！

完稿于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日

吼月

想胸膛是一望無垠的沙漠

在皮肉下抽搐的是一輪悴人的落暉，我就說

妳看——

有將萎落而未放盡的枯瓣娑娑裹着一個春天的秘密
啊，是句口頭禪妳總漫不在意
後來，我這樣的說

我有一顆地獄般的心門

囚着一個風雲之女

在逝去的流年裏有按捺不住的歡忻

如今是一片蒼老的暮色了，時常

燃燒着一個風雨飄搖的年代

所以我將像風聲一樣蕭蕭地切入

伊海棠般的睡姿

突兀地變成骨灰甕，不落言詮

蓋伊的夢是渾婉喜歡天馬行空如雲之善變

但胸藏的岩漿永遠不會冷却

讓時序嬗遞了

河山輪廓了法王性

伊固執地愛及哭

伊固執地愛及哭

我伴作不知

不知道是幾許的輪迴了

無奈且叩開了我枯澀的唇

我說，除卻巫山不是雲

所以我撩一下自蛇身脫落的圖騰
是更古老了

風雲作色，山變色了

我只將花撚笑

所以她就愛長風中雪一樣飄忽的蓮花
所以她的眉目

又澆濕了一朵浴血的玫瑰花

去日囚在月光中的

竟是妳嗎？

當滿臉風霜的我輕輕叩問

小白花又悄悄地欲泣了

在清脆的夕照水聲裏

妳痴望的，啊，少女

在蒼暝中不露一縷天光——

既然註定是雲的血族，妳說

我只好飄過那幅山水

就這樣一揮手，我問道

妳是否一隻候鳥……

再見時，她說

恐怕是來生

在風鼓雷霆以後

也許我都遺忘了

或笑聲僵了的後來

幸與不幸

我們不能掛折，觀世音

在古剎的鐘聲裏

別說孽了，悄然地，我說道

但爲何妳又說：

我把它帶出了紅塵

蓮花是我的後事

風雲是我的一生

啊——

也許我的生涯中伊只是一滴淚花

我臬目看伊流入了人羣的汹汹汪洋

遽然，我想叱住那匆匆的行雲

啊！痛苦的乾雷鎖在咽喉

始知凡我立錫之處

仍不是一片佛土

何者立竿見影

瞬息是萬劫歷盡

是一百年，乃情海難挽

恨海

難填

觀世音菩薩

大慈大悲呵

問祿何時

揚枝淨水

何時灑遍我的心田

始知我的心沒有一塊淨土

有一片茫茫的暮色

我怎麼走也走不完

走不完我走一生也走不完哪

輕如鵝毛的暮色走不窮而重如泰山的暮色走不盡

苦海是蹄跡疏疏又是一碧萬頃之溟，我說

是一種叫我

冉冉，馭着一陣輕風而逸

杳杳然，在亂髮潑灑的柳樹傍

凡塵擾擾，我怨嗟

總唱不出

體子的一面

那一面是真——

是我的金身

比磐石堅厚

是跡攢成的江山啊

那一壘，是淼滔的海

攔了我一臉龐

燒紅的霞，叱問：

搖長辮子的少女呢

地獄捫心，一剎那

天搖地撼

度了此劫，乃另一世

貼頰水色的妳

已經陰乾

當月色掩殺了我

不知名的鳥在遠方泣血

原來我們都有死後的蕭條

努力去腐蝕自己

心中的化石！

行窮了山水

想一揮手，一合什

我便失去

一塊瑩瑩明鏡——

假如伊變成了一隻蟬

由今世悠悠地唱到來世茫茫

我願是一棵棵的巨木沉沉

浩浩然繁枝茂葉揆張如華蓋

穆靜地雄性地攔住一片天

任他狂風驟雨，伊不必懼怕

諒我也是踏着一片鐘聲遠颺的梵音渺渺

我也是一簇痛苦而瀟灑的雲呢

我慟哭，遺失自己在寂寞的南方

而我將找到自己

重新塑造自己雪的形象

而我已是半瘋半癲的行腳僧

疲曳的就把空蕩蕩的蒼天踩在脚下

一路上頻頻向人問訊

忽然拂袖而去，奔向幢幢的樹林

所以我只是傳說中的一頭青狼了

瘦骨嶙峋而盤桓

在抗拒與默承的林莽之間

所以月色浩浩盪盪地唱到了山巔

我索然傾聽：水霧洶湧

展現在眼前的是一幅動盪的時代

彷彿是一塊明鏡瀏亮地鑑照了

一隻怯弱的遊魂！

我要面壁，向一棵

山簾至死不渝迴捲着的蕭蕭落木

有蝙蝠虎虎振翼，一掠而過

吱吱聲迴盪着凌厲地割破了一角

虛無的黑袍！

或者在詭譎一些，亦僅是

一片虛飄飄的敗絮……！

悄悄地打心上掠過了

我冉冉走入了一汪細語溟溟的蔓草間

月色爲我捏了一把冷汗在腰際滲瀉

我又走入了雲海裏，忘了身世

這是七月的黃昏嗎

當我靜靜地逝世，只剩下

行動的臭皮囊

藉着微弱的月光，我窺見

有一隻薄鷺的蝴蝶

拍拍身上的風塵

危襟而立，我問道：

你還孜孜地在找尋一片綠嗎？

是黑色的謊言，牠說，四面八方湧來

來勢洶洶，我迷失了方向

泛泛濘濘，亦蒙蔽了我一開綠色的產房

那麼，哪一天它蜷起來了

神啊，讓故事流傳下去吧——

我說

直到億萬年，百世流芳

延到更美更幽迴的未來！

牽牽，絆絆的

生氣和純真

你們，且伴我走完一生的情孽

蝶蛛啊，且伴我走完一身的孤苦

啊，花花樹樹

青草萋萋喊活了月色喊活

弱水三千

亦喊活了我，當頭捧喝

是神龍見首不見尾的百尺雷霆

是風雲流散，披露了那一面
爛銅鑼！

爛銅鑼！

但我說，你莫走

爛銅鑼，你莫走

我要搭起世界上最長的雲梯

我要攀登上漠漠的雲霄，問訊

我更傾力去敲打你這燦燦的元寶

你的光輝是我的熱血

你的形象是我的扭捏

爛銅鑼呀

你的血
梆聲般傳遍了塞野

啊——

默着生命的十字架

罪愆的戰慄、絕望、癩癩！

豁月

寂寞的真理！

我是狼

我要向它吶喊

一千年！一萬年！

（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二日重修）

方娥真

聊齋

我是再也不陪伴你了

風急舟沉，不等你來繫

水幽泛愁，不想你來哀江南

雨飄得好纖弱，像我

無力的心情，像我

失了氣息の唱吟

在水中，吟你上岸

唱你岸上不斷的揮手

揮手招我而去，招我

分袂の魂

而我半邊斷袖渡江

我忽然忘記

在暮江裏，我情急

想不起你的姓名

想不起你的年代

我意冷，江岸好遠

燈火在霧中消溶

剛剛記起，忘了的

絕望，落江之際

你來不及的趕赴

來不及的眼神，你

來不及的挽留，我

來不及的後悔

來不及告訴

來不及想：如果揮手是招手

我定會隨你回去

來不及呵來不及

急急落江

落江前的手勢

臨終的波紋還是看不破

還是想你最愛是我

想我以後的日子

想我上岸後的世界

還在想我是你右邊的痴情

想我中斷在燈下的稿
夜靜時分你可會替我延續

再回眸江岸

岸上的祭祀已無跡

岸上的香火已煙滅

落江時的秋月呢？

怎麼竟是夏夜炎炎

蟬聲滿天呢

這究竟是什麼日子

江岸該是流水的遺忘吧

它在江邊歎息永遠

不動的沙地

不動的林

林外有我的家

我的家在岸上

當你吹笛，我在管中等你

要你替我懺悔

替我吹一曲飄零

說過要好好待你，我失了約

我埋怨你，給你冷水的話語

怨你不幫助我遺棄

怨你常來找我

害我迴避

怨詩社的鬧樂

映照我寂寞

我迴身上岸

我們的樓房，在燈亮

我們的家

還是寫詩的社

還是那一家人

給我唱歌的感情

琴聲在彈情

歌聲在愛

你們唱歌，我會

上岸，報答地和

在團歌裏和一句重唱

在輕笑裏掃淡時光

在結義詞裏添一節未完

在別離歌裏加一段絕唱

門不動而自開

有人剛好整裝出來

我驚疑招呼

他卻不認識

幽靜的庭院

種植了別人的花樹

所有的牆壁換了色

所有的臉容換了面

不是從前的人

不是舊日的家

我絕望的尋索

我失驚地返身

我渡過的水鄉都沉沒

江水乾涸，沼澤滿地

我的香魂瞬息化作幽魂

再也不能向你撒嬌

嬌嗔我生前的怕鬼魂

沙翁

次要詩人

幾乎沒有人提起

我們也不必爭論他的詩

但如果我們認識他

且因此感到喜悅

那也是因為讀到他的無可爭論

或者他在他的時代

就像我們在我們的時代

漠不相關的出入城鎮

或在道上趕路

想着一些僅屬次要的問題

不會掀起一代風潮

却常因時代的驚動而走避

當然，那時沒有我們的繁華
他在黯淡的夜裏模糊
正如我們在燦爛的夜裏曝光

無論如何，他是看到浮泛的城池了
且因自身的浮泛而稍感不安

但他並沒有自耕自守的異土
他知道

他不是時代的佼佼者

不能在荒蕪的野地栽出盛放的花

他必定也知道

詩也是次要的

一如吃飯睡覺

而在流烟的拓散裏

草葉的飄零中

他就篤實的

做着次要的事

終其一生

因為主要的

一直沒有找到

林秋月

雨的聯想

雨城下滿了一街的雨

小雨大雨紛紛洒下寒意

請告訴我：

小雨緣何詩情畫意？

大雨緣何冷酷無情？

請告訴我：

什麼是落花？

什麼是流水？

落花是否無意？

流水卻又無情

彩雲下是歸雁的長嘯

是遠方的來鴻

竹濤隨風波動

竹香已被吹送到川谷山河

山伯的嘆音瘖啞了

英台緣何總是聽不見

他的呼喚？

（可憐的戀人，

無緣？有情？）

不要告訴我呵不要：

什麼是相思？

什麼是戀情？

神秘的另一面仍是神秘

痛苦的另一面仍是痛苦

深淵，自古便是恨

雨後的雨城是一片

江南景色

荒涼的雨亭有掃不盡的

枯枝落葉

多少次我們會相遇會分手

雨後的天空祇留空夢

告訴我呵告訴我

我們能永長相廝守嗎？

七七、五、十七日稿

古
焦
奴

童年。 流水。 黃昏。

(一)

若此紅陽已然垂下眼簾

吾即在此岸步起無奈的黃昏

及此一岸的青翠引着小路向伸

吾踏的皆是草草葉綠素

垂髮步起而驚起了隻隻蟋蟀

托起黃昏 多斷絕的雲煙

而風自很西方的西方韻來此此

霞色：

昏昏黃黃地有人吹起笛聲聲

那是一首很傷吾的曲

哪「我的故鄉」

(二)

流水，南引流水向着兩岸北來的風
而草拍着流水譜去音符
蘆葦伏波靜待石橋下

而無人垂釣而稱或許有舟渡
遠遠處有着燈樓的皆亮起
盡盡夜的音訊

而吾有了很古的童年於此岸
凝着吾那風響雨落的記憶
又如昨日前日的昨日的很久以前
有那一個印度姑娘黃昏裏在隔岸牧此滿岸的向陽
及有那羊群的移步而用嘴拔草

或許有鳥轉而沒有了柳
那站立的古樹唯有在這裏守望
此岸的朝與暮
而忘了吾那成歷笑容
或許那是很黃昏的荒謬

七六年十月十四稿
七六年十月十五修于蝙蝠城

溫任平

黃皮膚的月亮

開始我確是打算從嚴謹的結構出發的，後來才決定改變主意。昨天晚上，我與詩社的朋友喝着施善繼送的大麴，我用手指沾了點酒在桌上寫：

我的空袖裏藏不住那輪月

那輪月在酒杯中

那時，真的，我一點也沒想到結構，我寫的純粹是月亮與我的關係。當然，月亮與我，在表面上看來，似乎扯不上什麼關係。我的血液是紅色的，我的皮膚是黃色的，它們在表面看來，又有甚麼關係呢？但是事實擺在眼前，當血液被抽盡，當流動的循環被中止，我的皮膚就再守不住那美麗的黃了，我的皮膚只賸下一副乾皺的蒼白而已。我不知道這樣的解釋會否落入不同事物不能作比較的那種謬誤，不過，我漸漸開始相信自己的解釋，在友儕看來，這是病徵，這是令他們嘆息的迷失，我自己卻總執著地認為這份迷失像熱帶的陽光般清醒。

上面的話正是目下的我底最佳寫照。也許這是一種不吉的先兆，我愈來愈喜歡用周遭的明亮事物來照見自己；周遭沒有甚麼明亮事物的時候，我向外亂抓的姿勢會是怎樣的呢？也許像一個瘋子，也許更像一個溺水的人，已看不見頭顱與軀幹，只看見亂抓亂摔的一雙最後

的指掌。不要說我消沉，不要說我絕望，不要同情我，我只是在掙扎；我的外在動作加上我的心理動作或者違反理性，或者分崩離析，或者荒謬透頂，但是誰知道呢，有時我也可以享有一刻帶血的驚喜。掙扎可以使一個貧窮的人富有起來的。

我的煩惱並非來自我的掙扎，雖然掙扎仍是使我受到創傷的主因。我的煩惱其實是不必要的，就是由於它的非必要，所以它才那般無可奈何。事情是這樣的，那一天在松山機場，痲弦來送我的機，他帶給我一塊圓圓的石頭，石頭上面有一些暗影，第一眼看到它，就直覺地感到那些暗影的構成像吳剛伐桂所造成的陰鬱。當我正要跨進候機室，痲弦說話了：「蕭邦走的時候，他抓住一把泥土；……」他的華語是純正的，帶着不輕的鼻腔音。一年前，在唱片的旋轉中，我第一次聽他朗誦葉維廉，他的聲音帶着磁性，一個字讀完之後還有十六分之一到八分之一一秒，那個字的音響還在空氣中顫抖着，纏繞着，似乎不願，也不忍離去。他說那句話的時候，我什麼都沒有說。我向他點頭，然後拿起行李背轉身步入候機室，然後是離開地面的騰空，然後是回到正在盛產榴槤與紅毛丹的馬來西亞。這是這件事的開始也是這件事的結束，其間沒有任何戲劇化的過程；其間沒有哭泣，沒有喟息。感性沒有泛濫，古典的抑制嚴格地被遵從，可是可是，人性中的某種慾望，某些基本的想望是可以永久地被埋藏的吗？也許我不該問這個問題，更不該把這個問題放在心裏。也許我不聞不問不想不寫，就能非禍非福非是非非，當然是一個較現在的我快樂許多的人了。

從臺北回來，年關漸近，市囂四方八面揚起，氣氛浮腫得可怕。十一月廿四回到家，媽告訴我今晚她會和妹妹去看太上老君廟一年一度的酬神戲。那晚我很倦，沒有陪她們前去，可是銅鈸鑼鼓的聲浪卻翻湧自我的枕傍，直敲我的耳膜，雖然我什麼也沒看見，可是我卻敢肯定那晚上演的是「趙氏孤兒」。後來酬神戲還繼續上演了好幾天，每晚我都伏在枕上，凝神細聆，自始至終，我沒有去看，我担心那種燃燒的古典予自己太大的驚嚇；我不敢去看，我不忍看到一個生命一誕生下來就必需匿藏。

除了酬神戲，最能吸引人們的大概是洋貨店，電影院了。雜貨店也吊起一隻隻滴着油的臘腸，一條條紫紅與膩黃參混的香腸。生菓店的老板站在走廊上喊臺灣柳橙四角五分一個，潮州柑一元九角一斤。行人的脚步漸漸急遽了。晚上七時剛過，一街都是口舌的吱喳。唯獨

大街與馬結街銜接處那家賣揮春的櫥子卻始終不會出現，那個寫揮春的禿頂老頭也始終不見。他一向是把桌子擺在一家叫仁和堂的中藥店門前的。後來據藥店的老板告訴我，老人家風濕病發作，手顫抖得厲害，連茶杯也握不穩，不能出來再當眾揮毫了。我想：老人家是不會快樂的。真後悔以前一直沒有向他買過對聯和那些「吉」「福」「出入平安」的紅紙金字招貼，但是，往深一層想：如果我向他買這些，是爲了求補償，或者只是爲了表達一己的懺悔，那又有什麼意義呢？他的不賣，讓我知道那是我想買也買不到的東西。

最近，我真的變得暴躁而近乎不可理喻了。有時我在說着一種語言，裏頭有高層次的暗喻和衆多的意象，我不知道這些疊景能否輻湊成一個主要方向，因爲我新婚的妻子已不止一次蹙着眉心說：「你的話好曖昧呵。」我不敢求她的了解，我但求她能原諒。我必需擁有安全感，才能與她共享安全感。但是我內心得不到平衡，爲了暫時忘却困擾，最近十多天來，每天清晨六時我便爬起床來，與瑞安一起練武，一月十三日那個不祥的日子，我與瑞安在作日常的自由搏擊，我滑步向前，貼近他身前半尺之遙，正想使出想摔法，右脇便中了一記 front-side kick。當天中午我的呼吸有些不順暢，被毆的傷處呈瘀青色，熬到下午我才去仁和堂買雲南白藥。藥店的老板仍是那個瘦小的中年人，雖然瘦小，聲音卻出奇地尖細，一口廣西腔：「雲南白藥每瓶要十塊錢，唉，中藥又起價，一年來已經起價五六次了。」然後他忽然瞪着眼睛細細地端詳了我一會：「你不就是那個那天找斯文黃的人嗎？昨晚，他的兩腳伸直，去了。」斯文黃原來是那個寫揮春的老人底別稱，他的失蹤原因是真相大白了。我向店主人拿了一杯水，當時就要把藥粉吞服，白色的藥粉，才倒進嘴裏一半，我忽然咳嗽起來，水和藥粉的氣味會得我直透不過氣來，眼淚打濕了玻璃櫃面一大片。事情的確是真相大白了，不快樂的老人終於回到極樂世界去。

這是可悲憫的事，是嗎？請不要，不要感性泛濫，在苦難的時辰，可靠的是冷靜的思考。我不能一衝動就向前衝，一受打擊就往後退，我必需看清楚前後左右的路。如果我還有一點信心，那是因爲我還不算老，我手裏還掌握着一大段未開發的歲月。我仍是一個長髮在風中飛揚的年輕人，我的聲音清朗，那一點內傷實在算不了什麼。

過去和現在我會寫過，並且正在寫着不少散文，我不知道我會不會有意或無意間爲自己

變成一座自大復又自憐的形象，如果我是，我只能謙卑地祈求費神閱讀我底讀者原諒。饒恕我，如果我確是憑仗自大來維護自己的尊嚴，以自憐來喊出一個渺小的人底傷痛。我不斷在大小事件中放進自己，得失成敗，我深切地關心着，我知道自己不可能效太上之忘情，只好縱容自己全面去介入。

記得臨離開臺北的那晚，我在武昌街一家忘了名的餐館聽周夢蝶談他鄉下的蕃薯幹，聽黃春明談他的童話卡通，我倒是沒有來由地想起高歌送給瑞安的那柄劍鞘呈棕色雕着龍鳳花紋的七星古劍。一個寫詩的，一個寫小說的，一個什麼也不是的第一度遭遇卻談得比老朋友還融洽。那時籠罩着我們的是三種境界，也顯示三種各異的趨向，我準備保有我自己的，這當然無礙我欣賞別人的，因為我們都嚮往着一份共同的皓潔，一份共同的明亮。而根據精神分析學，自大與自憐同為潛在人內裏的兩種相因相成的構成因素，因此我想到自己的特殊或許也具備某些大眾的普遍罷。如果我會咆哮過，嘆息過，我希望得到的不是憐惜而是響自各人心腔裏的悠遠底共鳴。嫦娥奔過的月是黃皮膚的月，它的光華清朗地灑大地，兼具母性的慈愛，父性的莊嚴，那麼皓潔，那麼明亮，同時又那麼遙遠，遙遠得令人痛苦。

是的，我是站在一大片荒曠的土地上，頭上有一枚隱隱約約的月，已經站了許久，是年輕的激烈支持我屹立了那麼久的，我一直不斷提醒自己不要想到疲倦，不要想到疲倦！乾燥的風一陣陣刮過我的臉頰，我的髮揚起似一大堆紊亂的蓮蓬，我愈來愈瘦，九十六磅的男人是很荒謬的，更荒謬的是我還沒倒下，月反而亮得更更有份量了。我不知道這情形會持續多久。我是在等待，期待唯等待。朋友帶淚的笑聲秋寒已重的山河更多更多無法磨滅的記憶在我空洞荒蕪的瞳仁裏淡出淡入，最後慢慢地，慢慢地消失在捉摸不着形狀的背景裏。

李憶菀

抖下輕塵

朋友要把他的一對烏送給我。我叫你去爲我載回來，載了回來，你又爲我把烏籠提上二樓去。每次我要打開大門，都需要在口袋裏掏呀掏的掏個半天才能把鑰匙給找出來，我在掏，你靠在門邊旁觀，忽然你說：妳真的寂寞得要養起一對烏來嗎？

呵，情繫到人心，那大概是可能有感而發，但，此處無情可繫，無端端的你又在我胡扯些什麼鬼？

抖掉它啦，舉杯吧。

談禪心也不會若明鏡。那夜在香格里拉酒店裏的 Lost Horizon 就曾見你如此瀟灑過。是的，見山是山，見水是水，大地人生也本是如此。我深受你情緒的感染，竟也陪你舉杯，再燃掉了幾根煙成灰。

有什麼心事嗎？

這是誰問的糟糕問題？我們同聲大笑！黃金時代早已一去不返。我和我的年齡都不適合有心事了！

三十功名塵與土。妳呢？妳呢？

（哦，你年已屆三十，你是在問我嗎？）

蒼天之下，芸芸衆生，抖下一身輕塵，你終於還是等不及的。你也叫我學你一樣抖下一身輕塵呢？呵，我疲倦了，先要回家了。呵，不，我家在遠方，此鄉我只得一個住所而已。住所就在這「西藏桃源」外面。漫步送我回家吧。真的，我沒心事的，更不會醉。空樽的是你，我始終只是個微不足道的陪客而已。

好了，你請回吧，不必送我至樓上了。小心呵，蹣跚的是你啦，金樽見底了啦！哈哈，幾時呢，我再陪你舉杯，聽你說禪？見山是山，見水是水。抖下一身輕塵。再見啦，晚安。

寂寂長夜，禪者魂牽，紅塵那來尋晉燈？燈下唯能的是練瑜伽。雪山涯，印度的默想，閉上眼，眉心有炎光……然後漸漸睡去。

你說這世界是禪嗎？

我大笑，一笑驚醒。依舊是凡塵，依舊是個俗俗的我，不能超凡。你就坐在我的對面，說着那些世間的不朽，我知道你是在騙我，悲愴的，還有你的三十功名塵與土，半世燦爛歲月，飄泊了差不多半個地球，原來又僅是一個錯誤！

我的鳥，提在你的手中。

你說我孤獨寂寞，所以養鳥。

我說，這對是藍鳥，能把幸福帶來的鳥。忽然慷慨的答應，當有一天我回鄉時，就把這一對鳥轉送給你。

你笑着點頭：就等着那一天吧。

再飲吧，到 Lost Horizon 去。

不了，那裏雖是香格里拉，但還是個騙人的世外桃源。我答應過要送你那對我的藍鳥的，可帶來幸福的，記住呵。

散髮的意念

不必上班的假日清晨，你總懶得刮鬍子、也不想梳理那一頭亂髮。下意識裡，讓髭鬚在嘴邊猖獗成一片苔蘚是一種過癮的事。亂髮也是，一杯咖啡烏，一份報紙，你喜歡坐在籐椅上讓晨風拂亂滿頭青絲。

你不喜歡穿皮鞋，除了上班和赴所謂莊嚴的宴會，你總是喜歡穿着拖鞋到處跑。上電影院、訪友、上「進修」課，聽一些「歡迎聽講」的講演，你總是穿着那一雙古舊的日本拖鞋。他們說穿皮鞋是一種禮貌、雅觀大方、或者可說是文明，但你不喜歡這種無謂的禮貌與文明。說是無謂的，因為丟開這些，人還是可以活得很適意，甚且更真更璞。你的血液裡流着原始的質素，想在最大程度內叛逆文明所加給你的牽制。

你總夢想着遠行，從少年時代一直夢到現在。故居門前不遠處有一片海，少年時你常去海岸獨坐，看雲、看海、但最重要的是看船，輪船。你喜歡看着輪船向着天際航去，輪船漸航漸遠，你的想像也越飄越遠。海的另一邊是什麼？是更浩瀚的海？是一片廣大的美麗的土地？山明水秀，紅牆綠瓦幢幢，那兒的人都健

康而快樂，有些牧羊、有些種稻、風俗古老而樸實。那兒是所謂「異鄉」了。是啊，你多喜愛「異鄉」這兩字，似乎裡頭涵蘊了許許多多浪漫的韻味。多少日子以來，你總夢想着到異鄉去過一過日子，許多人在你周圍很認真地談着事業問題，錢業問題，但你總想着一種出遊的生涯。所以你非常崇敬太白，江山浪跡，飄逸而瀟灑，羞死許多魏闕的功名客。你也喜歡徐霞客，把生命揮成一首雲遊的詩。常常在大街上碰到一些衣衫襤褸手執地圖的現代狂人。你很欣賞他們的境界。當然你也試着去遠行，而且試着單槍匹馬前去，但你總是行不遠。機票太昂貴，以及太多的限制。無論如何你始終不忘第一次乘火車北上的情景：丁恤牛仔褲拖鞋，你覺得十分過癮，清醒而空靈，回來時還寫了許多詩。你真以浪遊為業，如果可能，你真該散髮，天涯海角雲遊去也。

雨打羣葉的深夜裡你最愛獨坐斗室，讓許多散髮的意念泉般湧起，盈盈然泛濫在整個野心。明天是另一天，泉水會被炎日蒸乾，心野會乾涸如辦公室外那片黃土。

無奈是青青草的毒素，塵煙中泛起的灶火，萬花筒上金碧輝煌卻閃着死光。心已荼毒，腦系已崩潰，四肢麻痺而乏力。

他想拔開心中浮腫的瘤，然而太玄。如是的只有矜持得像柔嫩的稚芽，僅有點頭的份兒。

記憶裏實在無奈，從孩童到如今的五尺身軀，他就是不懂如何去解說，什麼是人生？怎樣的人是正常？這些年頭，就這些問題陪他長大，而長大是否值得高興，他默然了！

想起在中學唸生物學時，老師講解染色體複製的過程。那時他才驚覺自己是受害者，直至敲鐘下課，他已流了滿手巾的鼻涕和淚水，並不是泣不成聲，而是強逼着自己咽下哭聲。過後一星期他討厭上課，更厭恨老師在講變資的染色體時而投以驚奇的眼光。

咒罵！發洩心中的怨恨，他撕破了好幾本生物書，就連書包也拋出窗外，意識裏有股衝勁，然而不知那是什麼，他靜靜的走到鏡前，脫光衣服，痴痴傻傻的

望着鏡面。忽兒提手，忽兒提脚，過後又轉幾個圈。

他根本就不知道那是怎麼一回事，一種矛盾，套住頸上，好像越勒越緊的。無法了解蛇腰，胸前的飽滿。更疑惑那嘴兒上粗粗的鬚，小腿上卷曲的毛。

每每他都深鎖房門而睡去，白天如是。只待到夜晚才蹣手蹣脚的起來找些吃的東西。他知道爸爸媽媽都愛哥哥們，而他是被遺棄的。以前媽媽所買給他的洋娃娃還在，放在衣櫥裏，交疊着幾件牛仔褲與圍領衣。

家庭。學校。社會。自從退學後就想了很多。

不再理會譏笑的迴漩，心目中有了終點。他說不應該再依靠別人，就像其他殘廢的人還不是勇敢的活下去。

他開始翻報紙的廣告頁，跑商業所，見工廠的工頭，與綴綴的去，而終憂憂的回來。盡是一些塵灰塞滿他的鼻腔，好難受地，他暗泣了。

控訴，傾憐的心事。吼！奔放的野獅。咳噲！他血絲斑斑的眼珠瞪死大廈。他明瞭他只是蔭叢中的一根草芥。

流入霓虹燈下，上面寫着「夜鶯夜總會」。這裡他找到了生活。嘻嘻！呵呵！哈哈！生活的生活是加多一套性感的衣飾，一些化粧品，還有那好貴好貴的藥丸。

一種變幻，一種墮落。他想他不過只是一座堆在酷陽底下的雪人，過後僅流入陰溝裏。

風仍狂烈

上「演說」課時，老師沒來，同學相繼離開，偌大的教室，只剩下五個人，疏落在一排排僵冷的桌椅，看書、寫字。沒有一點人聲。教室三面敞開的大格窗，兩邊都樹葉盈綠，貼到窗前，另一邊的窗映出較遠的綠叢和半隱半現的建築物。

剩下五人，其中一個終於合起書本，揀著傘躡足地走出去，仍不免叩出輕輕的足音，漸去，漸遠，終消失在長廊外。我忽然感覺到，不單是這教室，整幢文學院都靜悄悄的，有點深遠得觸不著盡頭的樣子。是沒有一絲聲音，我聆聽，入耳仍是這一季節的風，舞擺著葉叢，發出比浪潮還輕盈的，也是一陣子急烈一陣子練柔地拍進窗來，風最烈時會頑皮地撼響玻璃窗，咯咯咯，清脆地敲門，不等人去開，它已逕自進來了。還是寂靜呀，風聲和校園那邊偶過的車聲更顯出這裏的深邃。遊目四顧，葉影紛飛亂舞，篩出一縷迷濛的天，再看時像有一襲清淡的霧紗，罩著外面的景物。

又是冽寒的季節了，極目的葉影青綠如故，風仍是吹過後又吹過地不停，吹來這穿上風衣仍觸手冰涼的季節。這時，霧彷彿又濃了些。秋天，我記得會和你談過的，一同編織過的少年的夢想。故土，故鄉，曾經給了我們多少的愁緒和遐想？多少日子在挾著書本的不經意中已溜掉了，真正感覺自己已經回來的仍是在第一次乍變的列寓中，仍是在不落葉而落雨的傘下。

第一次回來，掙扎的受傷已不能輕言。有時夜半醒來，聽見均勻的鼾聲，感覺自己仍活著，却不敢相信自己已回來了。那時，基隆路邊還是一畦畦稻田，稻禾在金黃的季節沈甸地

微垂，像承荷不了稻穗上的種子。走在那兒風狂烈是不用說的，尤其在中夜裏，我們總愛在那兒流連，看一波波的。秋稻翻來，覆去。一街空空的燈光和寬闊筆直的路被我們踢去了老遠，又從遠遠那處隨風回來。有時兩人不上課，躲在無人的宿舍裏看書，寫稿，聽歌。那房間也有一面大窗，風吹過也會咯咯發出輕響，却没有盈眼的葉影，可以一瞥望出老遠，老遠的那古舊灰黯的屋頂和一抹迷漫的橫山，那裏也有狂狂的風，沙沙踢響圍牆外的竹葉。

第二次回來，思念已割斷在另一岸，那時我如戰敗的逃兵失去家園，倉惶地回到曾經愛情過的故居。小徑依舊，只是裂痕更深更盛，竹葉依然飄飄，任風揮掃，自半空而至水上。我輕輕穿過木廊，拾步上樓，虔誠地敲起那熟悉的門扉，相迎的是困惑而陌生的眼，僵了一陣，下樓，乍然記取昔日竹濤的騰翻，卻是此時附在耳邊輕輕的啼嘆，拾回剛才的脚步，踏上那道泥路，兩旁仍是矮小的木板屋，簡陋的冷飲店，刺耳的流行曲，陽光下，自籬旁怒放的菜花中，才醒覺這已經是春天了。而你們已另築一個家，在羅斯福路。昔日夜裏走過稻田，現在走過陰深的樓影，昔日盈耳的竹濤現已蛻成喧嘩的市聲，只是風仍然狂烈，在夜半深處吹來巷子的犬吠和小販嘔澀漸稀的賣叫。

坐在牆角的一位同學突然站起來，椅子發出撕地的啞啞聲響。第二次，第二次回來正逢春天展覽著花意，滿眼的紅綠相襯，蝶影飛飛，真不敢相信又已回來了。多年的思念，一旦實現成相見，竟是不能輕易相信的。置身於明朗而清爽的春裏，却想著冽寒的季節，是要來一場雨或一股寒流，才能使自己重拾傘下或被中的，那第一次。第二次回來，仍是久久不敢相信呀，遂一夜不眠守池畔，靜候蛙鳴來告訴這是故土，這是多年不會回的家鄉。

而今，秋已深白了蘆葦頭，又逢冽寒的季節。在靜寂的課室裏，我悄悄回首身後路，曲折若自山中來，多少日子在瀏覽中已成了夕陽，不經意的暮已慢慢落臨。這挾書的日子，聽書的日子，在教授的講課中紛落似黑板上的粉灰，蒼白而無依。昨天乘車經過久未涉足的基隆路，車窗外竟尋不到金黃的稻田在滾騰波浪了，也看不到道邊腴的少年。路在前頭無盡無限地展開，自身後飛逝，我們真是像流水嗎？不由自主地一瀉而去！

傳鐘又敲起空空的迴響，樓梯外驚喧照攘的足音，一下子使空寂的文學院活了起來。門外湧入大羣大羣的學生，在我挾起書本收起心思走出去時，正慌忙地佔奪座位……：……：……：窗外，依然是風狂舞著緊貼窗的葉影，紛亂的搖晃中，篩下破碎而灰濛的天空。

陳婉容

杯傳千盞

你來了嗎？請解下風衣，用你最舒服的姿態坐下吧！樓外雨細風寒，街燈蕭索，階前階後滴滴點點，而這裡雖只是路窮處，一方小樓掛在空中，離天太遠，離地還得乘電梯，你仍然不會介意的，是不？我這裡杯盞尚暖，剩酒還有餘香，壁上殘荷堪稱古樸；花鳥雖不鳴不綻，而你定也不會感到雨苦風淒路人寂寞的！我招待的固然是千杯美酒不算醉的豪客，而你與我素昧平生，居然吟哦登樓而上叩等門開。呵呵，不管你來談的是三千年前抑是明天之後，是花開的欣悅抑是人死的奈何，你請坐下吧，用你最舒服的姿態。

樓外點點寒光，樓裡昏昏燈火，你道這可是漁樵話舊，共數滄桑？罷了，今夜的雨也會落在一百年前，正如會照古人的月，如今還在那裡輪迴，死死生生，圓圓缺缺。今夜的雨還是淒寒的，落在你我的心裡，滴達叮咚，你若是覺得雨聲也美豔，飲下這半盞吧！漁樵口裡的滄桑已隨朱樓倒塌，你是什麼世紀的人？不再綸巾潤袖，連拾杯的手勢都不再翩翩。而我們的時代，什麼都過去了，什麼也還未來臨。你正如我的小小樓一樣，兩面掛空。你肩上担的是什麼？江山？榮譽？黃金？還是伊傾城的笑？你空袖上樓來，你該哭的都被人哭過了！你用什麼來驕傲？生着來死着去，你用什麼來裝點自己？若有來生，你去尋覓千墳之屍，那一具會是你的？你也許會橫過街心，擺着最華貴的神氣，讓人知道你的生命沒有平凡。而你怎地凝望起那殘荷露滴來，哦，那都是你我此刻的見証，擁有四肢五官的人，任何小名都足以代表，連愛情都與別人一樣惘然！我說過要追尋的愛情必定像沙漠晚陽，美豔、熾烈而又痛苦！那必是一個善琴的人，走過高山流水，走過我短而又空乏的生命，留下我一段餘音。你

能說那是殘缺的麼？誰的愛情曾經圓滿？我知道剎那永恆是八千里路的距離，我死也不會承認一刻即是永恆的謬論！永恆？除却宇宙中無邊的寂寞。得與失那麼真實，來春再開的花絕不是去年凋落的那朵，歸隱將軍的笑最是悲涼。三生若有輪迴，你永都不再是你！所以，你怎能爲「前世」的過錯負責？你什麼都抓不住，你怎能輕易許下來生再報的諾言？你怎能不爲逝者如斯大慟，你又如何說得出口，說剎那即是永恆！

今夜你欲罷回去，便又是一個明朝，明朝酒醉方醒，你便連我的長相都想不起來！那也無須掛意，人在乎的都只是他自己，正如我在乎着如何使自己不朽一樣。呵，你莫要仰天大笑起來，不朽是一個多麼空幻抽象的名詞！若是我不用一些空幻來瞞騙自己，我的軀壳便像是一具活屍！

在我們的時代，連思想活動都可以映現在螢光幕上的赤裸裸，總有一天，我的靈魂也可以被人拿來放在手術台上解剖！在按捺的科技生活裡，呵，我已對古時思念成疾，布衣拙樸，汲水担薪，都已成爲奢想。「炊煙」已淪落在歷史的陋巷中，千尋不獲！這時代的花花樹樹都只是個點綴。人的感情可以用盒子存起來，放在冰箱裡！總有那麼一天，電腦寫出驚世之詩，而那時候，詩人們早已忘記淚是如何流的！

啊，你真要罵我是痴顛的狂生，我不是詛咒文明的人，而我對文明的詮釋，哦，再沽一杯吧！這已是第幾杯了？你該是一個醉得起的人。你也是一個賭得起的人麼？用你的少年和青春，去贏得一些什麼回來，交給人們，交給你的時代！

雨已停，天地依然是一片催人瘦的淒清。冷簷透着水珠，透着動人的古典，什麼都已過去了嗎？一言而頂泰山的豪士，泣血而染紅歷史的良臣，我們的血裡可有一點凜烈的因子，在他們身後燃燒？化爲一縷鍾靈之氣，讓我們每一聲晉，踏出的都是能歌的歷史，百步光陰一夢蝶，那時再回頭，往事必不須嗟！

而如今我們還須多少等待？把盡千杯，雨絲還正飄飄，酒濕我們的髮，我們落拓的小名。你還想醉麼？

你若還有心事，就請痛快的說吧！

此刻，讓我再替你斟一杯。

一九七七年七月廿九日

黃色的槐花，傷感的淚

「對於那些已經消逝的歲月，我是惋惜、追悼、還是冷冷的判斷呢？我無法辨別我的情感，我感到那不是值得誇耀的好夢，也不是應該譴責的過錯，那只是一種無可奈何的存在：……我成天夢着一些美麗的溫柔的東西，每一個夜晚，我寂寞得與我接近，每一個早晨却又依然感到露珠的新鮮和生的歡欣……我那時唯一可以矜矜的是青春，但又幾乎絕望的期待着愛情。」

就在那些流逝的時間裏，就懷着那終無法描摹的迷惘心境，何其芳，一個自稱為「流連光景」的人，在寂寞中，在黑暗裏，用自己的心、仗自己的手，摸索着走完了屬於自己的夢中道路。

誰能比一個藝術家更敏感於發生在週遭的悲歡離合呢？誰又比一個藝術家更能够捕捉到突然而來、突然隱去的浮光掠影，將一些片段段綴飾下來呢？更無可否疑的，只有藝術家才能在時代的洪流中，如英雄的形象一樣，一一被塑造下來。

司馬長風在集思錄中說過三十年代是中國文學的豐收期，可惜遭受了「革命」和「抗日」兩個大風暴的吹襲，田壟上只剩下斷枝殘禾，而何其芳則是僅剩下的完好的金黃的稻穗之一。自然，戰爭帶來生命財物的各種損失，但是我並不以為因戰爭而使文化陷成荒原，只有在危難中才更能表現出藝術家的成就，也更能使偉大的作品鮮活起來。在那個時代，平凡的人忙着奔命，死着活着也噤默於命，不凡的人却屹立起來，最少得要橫着肩向種種不平發出吶喊。沒有一個文學家能躲在象牙塔中臨風灑淚，對月長嗟，每個人本身都是戰士。

「……由於孤獨，只聽到自己青春的呼聲，不會震驚於輾轉在飢寒死亡之中無邊的呻吟，現實的鞭子終於會打來的……。」時代的風繼續敲着，迷醉在晚唐五代冶艷詩詞裏的、迷醉在班納斯派以後法蘭西詩人嫵媚文詞裏的何其芳，終於也要醒轉起來。「燕泥集」的第一輯裏，有「夏夜」、「預言」、「季候病」……等夢裏的呢喃，然而在第二輯裏，我們就會讀到「枯林」讀到「風沙日」，也會感受到「古城」裏漠漠的悲涼。無情的鞭子終於抽來，我們的詩人也開始憤怒而且勇敢地反抗，雖然如他所說的自己是個驕矜的人。流連光景的人的世界裏原來就只有熱情，只有夢也只有淚，但是他到底立起來，並且在他的小說「王子猷」裏，他寫着：

「……這時代實是一個不能使人安於平凡、庸俗的時代……誰是眞受了老莊的影響？誰是眞沉溺於酒與清談的風氣？都是對生活的一種要求，都是要找一點歡快，歡快得使生命顫慄的東西！那狂放的阮籍，不是愛驅車獨遊，到車轍不通的地方就痛哭而返？那哭聲，那時代的哭聲……」

他不像在寫歷史故事，那樣古老的故事實在是在解釋自己；但無論他的心境是在眞裏幻裏也好，在和乎中或者離亂中也好，他的光輝是掩抑不住的，他的文學成就一如堯熠在伯利恆上那顆孤寂的巨星。在三十年代中，這位北大哲學系畢業的四川人，一直是文學界裏青年人的偶像，他因獲得天津大公報（沈從文主編）的文藝獎金，更是名噪一時，曾經在南開大學附中教國文，後來到山東，抗戰時回到四川，一八三八年夏天，他由成都投往延安，任「魯迅藝術學院」的文學系教授，那時候的作品，後來輯印爲「夜歌」。

他的作品不多，長篇的更可說沒有；無論他的詩他的散文他的小說都是精緻的，他自己說：「對於人生我動心的不過是它的表現……我是一個沒有是非之見的人。」沒有是非之見，却不就是客觀。他的喜愛或者冷澹是他的取捨所決定的，而且他「不是從一個觀念的閃動去尋找它的形體，浮現在我心靈裏的原來就是一些顏色，一些圖案。」爲了用口語去表現那些顏色那些圖案，他費了許多時候去吟哦推敲，他的作品可以說是嘔心瀝血，他的散文好美，但是他始終以爲不分行的抒寫只是冒充散文，他終歸是寫詩的。

劉西渭在「咀華集」裏，對他給以很高的評價，他說雖然何其芳的詩缺乏下之琳的現代

性，缺乏李廣田的樸實，而氣質上却更純粹，更屬於詩；他評何其芳的「花環」，說那彷彿是前清朝帽上亮晶晶的大寶石。他的詩也是很美的，美得帶點淒清，讀他的詩，很像走進他留給自己的那片又淒清又艷麗的秋光裏，字字語語、點點滴滴，像他的「古城」裏描述的：

……墮下地了

黃色的槐花，傷感的淚。

季節轉涼的時候，走過叢林小徑，總會踩着地上一片燦爛的黃，而樹上仍然飄下一陣又一陣在風裏搖盪着的槐花；細細碎碎和已深濃了的黃色，拂了一身還滿，而何其芳，他沒有用紅葉描出整個火燄的秋天，他的詩裏總愛輕淡的不經意似的綴上了斑斑槐花，讓人讀了忍不住要悵惘歎息，已抓住了些突然湧現的却又想不出究竟是些甚麼。

如果他還健在，該是個六十多歲秋已深濃的老頭了吧。一九五五年中共科學院的「學部委員會」成立，他被任為「哲學社會科學部」的常務委員，而且兼任文學研究所所長；甚至像他的老師俞平伯一樣，也考證起紅樓夢來，重印紅樓夢時，他的地位是很顯赫的。胡風上呈的萬言書裏就提及他「大概有十年以上，何其芳同志是以黨在文藝戰線上的一個領導人的身份，從事理論批評和組織工作的，是以黨的理論批評作家，甚至黨的發言人的身份和羣衆見面的。」然後，胡風失跡了，但何其芳仍舊坐得穩穩的。

在不自由的環境裏，曾經那樣痴迷過的詩人，還可以在自己狂熱的夢裏流連光景？還可以像隻年輕的燕子一樣囁語似地呢喃？是否也會坐在搖椅中，在金風颯颯的時候，看一團秋色，想着以往的歲月，想着「刻意集」想着「畫夢錄」，同時也想起：

黃色的槐花，傷感的淚？

七三年十一月三日

● 本文原刊香港「南北極」月刊第五十二期，一九七四年九月十六日出版，李洛霞為香港年輕女性短篇小說作者。

何其芳

夢中道路

從此始感到成人的寂寞，
更喜歡夢中道路的迷離。

『燕泥集』中有一篇以這樣兩行收尾的短詩。那彷彿是我的情感的界石，從它我帶着零落的盛夏的記憶走入了一個荒涼的季節。那篇詩裏的意象的構成基於一次悲哀的經驗。那年我回到我的生長地去，像探訪一個舊日的友人似地獨自走進了我童年的王國，一個柏樹林子。在那枝葉覆蔭之下有着青草地，有着莊嚴的墳墓，白色的山羊，草蟲的鳴聲和翅膀，有着我孩提時的足跡和歡笑和恐懼——那時我獨自走進那林子的深處便感到恐懼，一種對於闊大的神秘感覺；但現在，那些巨人似的古木謙遜地低下頭了，那壓在我幼小的心靈上的影子烟霧一樣消散了，『在我帶異鄉塵土的足下』這昔日的王國『可悲泣的小』。我癡立了一會兒。我嘆息我喪失許多可珍貴的東西。一直到我重又回到這個沙漠地方來，我才覺得我像印度王子出遊，多領悟了一些人生；或者像食了智慧之果而被淪謫的亞當，我失掉了我的伊甸但並不追悔。從此我不復是一個望着天上的星星做夢的人。

我會有過一段多麼熱心寫詩的時間雖說多麼短促。我傾聽着一些飄忽的心靈的語言。我捕捉着一些

在剎那間閃出金光的意象。我最大的快樂或酸辛在於一個嶄新的文字建築的完成或失敗。這種寂寞中的工作竟成了我的癖好，我不追問是一陣什麼風吹着我，在我的空虛裡鼓弄出似乎悅耳的聲音，我也不反省是何等偶然的遭遇使我開始了抒情的寫作。

我們幼時喜歡收藏許多小小的玩具，一個古銅錢，一枚貝殼，一串從舊宮燈上掉下來的珠子，等到我們長大了則更願意在自己的庭園裡親自用手栽植一些珍異的芬芳的花草。

書籍，我親密的朋友，它第一次走進我的玩具中間是以故事的形式。漸漸地在那些情節和人物之外我能欣賞文字本身的優美了。我能讀許多另外的書了。我驚訝，玩味，而且沉迷於文字的彩色，圖案，典故的組織，含意的幽深和豐富。在一座小樓上，在簌簌的松濤聲裡，在靜靜的長晝或者在燈光前，我自己翻讀着破舊的大木箱裡的書籍，像尋找着適合口味的食物。

一個新環境的變換使我忘記了我那些寂寞的家居中的伴侶。我過了一年半的放縱的學校生活。直到一個波浪把我送到異鄉的荒城中，我才重獲得了我的平靜，過分早熟地甘心讓自己關閉在孤獨裡。我不向那些十五六歲的同輩孩子展開我的友誼和快樂和悲哀，却重又讀着許多書，讀得我的臉變成蒼白。這時我才算接觸到新文學。我常常獨自走到頹圯的城壕上去聽着流向黃昏的憂鬱的江濤，或者深夜坐在小屋裡聽着簞間的殘滴，然後在一本秘藏的小手冊上以早期流行的形式寫下我那些幼稚的感情，零碎的感想。

之後我在一個荒涼的海濱住了一年。闊大的天空與新鮮的氣息並沒有給我什麼益處。我像一棵托根在礫薄地方的樹子，沒有陽光，沒有雨露，而我小小的驕傲的枝葉反阻碍了自己的生長。

衰落的北方的舊都成爲我的第二鄉土，在那寒冷的氣候和沙漠似的乾涸裡我却堅忍地長起來了，開了憔悴的花朵。假若這數載光陰過度在別的地方我不知會結出何種果實。但那無雲的藍天，那鴿笛，那在夕陽裡閃耀着凋殘的華麗的宮闕確會使我作過很多的夢。

Oh dream how sweet, too bittersweet

Whose waking should have been in Paradise.....①

我那時溫柔而多感多讀着克利斯丁娜·喬洽娜·羅塞諦和阿爾弗烈·丁尼生的詩。一種悠揚的俚俗的音樂迴盪在我心裡。我曾在一日夜間以百餘行寫出一個流利的平庸的故事，博得一位朋友稱許它的音節，又一位朋友從遙遠的南方致我以過分的讚賞。那種未成格調的歌繼續了半年。那些脆薄的早落的黃

樂只能在爐火裡發出一道光亮。直到一個夏天，一個鬱熱的多雨的季節帶着一陣奇異的風撫摩我，搖撼我，摧折我，最後給我留下一片又淒清又艷麗的秋天，我才像一塊經過了磨琢的璞玉發出自己的光輝，在我自己的心靈裡聽到了自然流露的單純的音韻。陰影一樣壓在我身上的那些十九世紀的浮誇的情感變為寧靜，透明了，我彷彿呼吸着一種新的空氣流。一種新的柔和，新的美麗。當清晨，當星夜，我獨自倚靠在長長的白石橋上，腳躡在槐蔭下，或者墮坐幽暗的小窗前，常有一些微妙的感覺突然浮起又隱去。我又開始推敲吟哦了。這才算我的真正的開始。然而我沒有天賦的匠心和忍耐，從這開始便清楚我許多小小建築的傾斜，坍塌，不值一顧。我自知是一道源頭枯窘的溪水，不會有什麼壯觀的波瀾，而且隨時都可乾涸。我僅僅希望製作一些娛悅自己的玩具。這時我讀着晚唐五代時期的那些精緻的冶鬪的詩詞，盡惑於那種憔悴的紅顏上的嫵媚，又在幾位班納斯派以移的法蘭西詩人的篇什中找到了一種同樣的迷醉。

『燕泥集』中的第一輯便是這期間內的製作的殘留。原有的篇什在這三倍以上。這一段短促的日子我頗珍惜，因為我作了許多好夢。

此後我便越過了一個界石，從它帶着零落的盛夏的記憶走入荒涼的季節裡。

當我從一次出遊回到這北方大城，天空在我眼裡變了顏色，它再不能引起我想像一些遙遠的溫柔的東西。我垂下了翅膀。我發出一些『絕望的姿勢，絕望的叫喊』。我讀着一些現代英美詩人的詩。我聽着啄木鳥的聲音，聽着更柝，而當我徘徊在那重門鎖閉的廣宮外，我更彷彿聽見了低咽的哭泣，我不知發自那些被禁錮的幽靈還是發自我的心裡。

在這陰暗的一年裡我另外雕琢出一些短短的散文，我覺得那種不分行的抒寫更適宜於表達我的鬱結與頹喪。然而我仍未忘情於這侍奉了許久的女神。我仍想從一條道路返回到昔日的寧靜、透明。我凝着忍耐繼續寫了一點。但愈覺枯窘。我沈默着過了整整一年。假若我重又開始，不知是一種使我自己如何驚訝的歌唱。

有一次我指着溫庭筠的四句詩給一位朋友看：

楚水悠悠流如馬，

恨紫愁紅滿平野。

野土千年怨不平，
至今燒作鴛鴦瓦。

我說我喜歡，他却說沒有什麼好。當時我很覺寂寞。後來我才明白我和那位朋友實在有一點分歧。他是一個深思的人，他要在那空幻的光影裡尋一份意義；我呢，我從童時翻讀着那小樓上的木箱裡的書籍以來便墜入了文字魔障。我喜歡那種錘鍊，那種色彩的配合，那種鏡花水月。我喜歡讀一些唐人的絕句。那譬如一微笑，一揮手，縱然表達着意思但我欣賞的却是姿態。

我自己的寫作也帶有這種傾向。我不是從一個概念的閃動去尋找它的形體，浮現我心靈裡的原來就是一些顏色，一些圖案。

用我們的口語去表現那些顏色，那些圖案，真費了我不少苦澀的推敲。我從陳舊的詩文裡選擇着一些可以重新燃燒的字。使用着一些可以引起新的聯想的典故。一個小小苦工的完成是我僅有的愉快。但這種愉快不過猶如嘆一口輕鬆的氣，因為這剛脫離了我勞瘁的手而豎立的建築物於我已一點也不新鮮，我熟悉它每一個棟樑，每一個角落，不像在他人的著作裡可以找到一種奇異風土的迷醉。

有時我厭棄自己的精緻。

現在有些人非難着新詩的晦澀，不知道這種非難有沒有我的份兒。除了由於一種根本的混亂或不能駕御文字的倉惶，我們難於索解的原因不在作品而在我們自己不能追蹤作者的想像。有些作者常常省略去那些從意象到意象之間的連鎖，有如他越過了河流並不指點給我們一座橋，假若我們沒有心靈的翅膀便無從追蹤。

然而這些都與我無關。我倒是有點厭棄我自己的精緻。爲什麼這樣枯窘？爲什麼我回過頭去看見我獨自摸索的經歷的是這樣一條迷離的道路？

（這是英國十九世紀女詩人克利斯丁娜·喬治娜·羅塞諾（Christina Georgina Rossetti）的兩行詩，意思是：『呵，夢是多麼甜蜜，太甜蜜，太帶有苦味的甜蜜，它的醒來應該是在樂園裡……』）

何其芳

『還鄉雜記代序』

我是怎樣寫起散文來的呢？

假如十年以前有預言家勸我獻身文學，並斷言除了伏案寫文章而外再沒有旁的工作于我更合適、更理想，我一定要大聲地非笑他。就在五年以前，我自己也料想不到將浪費許多時間來寫出一些不長不短的文章，名之曰散文。

我的生活裡充滿了偶然。

最初引誘我走上寫作之路的是詩歌。我寫了許多年的詩，我寫了許多壞詩。直到大學三年級我才突然發現自己的失敗，像一道小河流錯了方向，不能找到大海。

我在大學裡讀着哲學，又是一個偶然的錯誤。因為我當初只想到作爲了解歐洲文化的基礎必須明瞭西方哲學思想的來源和演變，不會顧及我自己的興趣。詩歌和故事和美妙的文章使我的腸胃變得嬌貴，我再也不願吞咽粗糙的食物，那些乾燥的紊亂的哲學書籍。伊曼紐爾·康德是一個沒有趣味的人，他的書更沒趣味。我們的教授說他一生足跡不出六十里，而且一生過着規律的生活像一座鐘，鄰人們可以從他的散步、吃飯、工作，知道每天的時間。在印度哲學的班上，一位勤懇的白髮教授講着勝論、教論，我却望着教室的窗子外的陽光，不自禁地想像着熱帶的樹林、花草、奇異的蝴蝶和巨大的象。

就在這時候我開始和兩位同學常常往還。這在我是很應該提到的事。因為我的名字雖排在這有千餘人的名冊裡，我的生活一直像一個遠離陸地的孤島，與人隔絕。而且這就是使我偶然寫起散文來的因子。在那兩位同學中，一個正句斟字酌地翻譯着一些西歐作家的散文和小說。另一個同學也很勤勉，我去找他，他的案上往往翻着尚未讀完的書，或者鋪着尚未落筆的白稿紙。於是我感到在我的孤獨、懶惰和暗暗的荒唐之後，雖說既不能繼續寫詩又不能作旁的較巨大的工作，也應該像一個有自知之明的手工匠人坐下來安靜地、用心地、慢慢地雕琢出一些小器皿了。於是我開始了不分行的抒寫。而且我們常常談論着這種渺小的工作，覺得在中國新文學的部門中，散文的生長不能說很荒蕪、很孱弱，但除去那些說理的、諷刺的，或者說偏重智慧的之外，抒情的多半流入身邊雜事的敘述和感傷的個人遭遇的告白。我願意以微薄的努力來證明每篇散文應該是一種獨立的創作，不是一段未完篇的小說，也不是一首短詩的放大。

督促着我的是一個在北方出版的小型刊物。我前面的那第一位同學，也就是它的編輯人之一，常到我的寄宿舍裡來拿走我剛脫稿的文章。而且爲着在刊物的封面上多印一個題目顯得熱鬧些，我幾乎每期都湊上一篇。

然而不久刊物停了。我也從大學寄宿舍裡出去學習着新的功課了。

「一個製造中學生的工廠」

一個新的環境像一個彈笑的陷阱出現在我面前。我毫不遲疑地走進去。我第一次以自己的勞力換取麵包。我的驕傲告訴我在我這人開我要找尋的不是幸福，正是苦難。

那是炎熱的八月天，我被安置在一間當西晒的小屋子裡。隔着一層薄牆壁，那邊是電話、電鈴和工人的住室。而且在鐵紗窗的角上，可怕地滿滿地爬着黑色的蒼蠅。我首先便和那些折磨着威脅着我的敵人，陽光、嘈雜聲和蒼蠅，開始了爭鬥。

一個比我先來的同事第一天下午便引我出去遊覽那週圍的風景；

一片接受着從都市流散出的污穢與腐臭的窪地。

窪地的盡頭，一道使人想像着海水、沙灘和白帆的長堤出現在夕陽中。在它的身邊流着一條臭河。當我們在堤上散步着，呼吸着不潔的空氣，那位同事告訴我這片窪地裡從前停放着許多無力埋葬的

窮人的棺材；常有野狗去扒開它，偷食着裡面的屍首；到了夏天，更常有附近的窮苦人坐在那裡，放一把茶壺在棺材上，一邊談天一邊喝茶。他又告訴我黃昏時候，這條路上有許多結伴回家的從工廠裡出來的小女孩，他常常觀察着她們，想像着許多悲慘的故事。

我們感到我們也就是勞力的工人，因為我所寄身的地方『與其說那是一個學校，不如說是一家出名的私人營業的現代化的工廠，因為那裡製造着中學畢業生』。

在這種生活裡我再也不能繼續做着一些美麗的溫柔的夢，而且安靜地用心描畫它們。我沈默了。不過這沈默並不是完全由於爲過重的若難所屈服，所抑制，乃是一種新的工作未開始以前的躊躇。

自然，時間被擠到沒有寫作的餘裕也是事實。

在月夜，或者在只有星光的天空下，我常和那位同事在一個闊大的空場上緩步着，談論着許多計劃，許多事情。然而我那時對於人間的不合理，仍是帶着一種個人主觀者的憤怒去非議。我企圖着，準備着開始一個較大的工作，寫一部長篇小說。我再也想寫所謂散文。我感到只有寫長篇小說才能容納我對於各種問題的見解，才能舒解我精神上的鬱結。

但因爲沒有閒暇，這計劃中的工作只做到十分之一便擱下了。在這一年中，我實在慚愧得很，只把過去那些短文編成了一個薄薄的集子，就是『畫夢錄』。

關於「畫夢錄」和那篇代序

從『畫夢錄』中的首篇到末篇有着兩年多的時間上的距離，所以無論在寫法上或情調上，那些文章並不一律，而且嚴格地說來，有許多篇不能算作散文。比如『墓』，那寫得最早的一篇，是在讀了一位法國作家的幾篇小故事之後寫的，我寫的時候就不會想到散文這個名字。又比如『獨語』和『夢後』，雖說沒有分行排列，顯然是我的詩歌寫作的繼續，因爲它們過於緊湊而又缺乏散文中應有的聯絡。

『嚴』才是我有意寫散文的起點。一件新的工作的開頭總是不順手的，所以我寫得很生硬，很晦澀。漸漸地我駕馭文字的能力增強了，我能够平靜地親切地敘述我的故事，不像開頭那樣裝腔作勢，呼吸短促。然而剛才開始走入純熟之境，我那本小書就完了。我實在寫得太少。

如前面所說，我的工作是在爲抒情的散文發現一個新的園地。我企圖以很少的文字製造出一種情調；有時敘述着一個可以引起許多想像的小故事，有時是一陣伴着深思的情感的波動。正如以前我寫詩時

一樣入迷，我追求着純粹的柔和，純粹的美麗。一篇兩三千字的文章的完成往往耗費兩三天的苦心經營，幾乎其中每個字都經過我的精神的手指撫摩。所以當我在一篇評『畫夢錄』的文章裡讀到『然而盡有人如蒙天助，得來全不費力。何其芳先生或許沒有經過艱巨的掙扎』，我不勝驚異。幸而還有一個『或許』。從此我才想到，除了幾位最親近的朋友而外，少有人知道我是如何遲鈍，如何枯窘。

我並不打算在這裡解釋過去的自己，尤其對於那些微妙的也就是纖弱的情感、思想和感覺。因為現在我已有了這樣一種心境，不知應該說是荒涼還是壯健；雖有舊夢，不願重溫。在一年以前我已誠實地說『有時我厭棄我自己的精緻』。『因為這種精緻』，如上面提到的那篇評論文章裡所說，『當我們從壞處想，只是頹廢主義的一種變相』。那句議論很對，而且我覺得竟可以去掉那個條件子句。我雖不會像一個暴露患者那樣誇示自己的頹廢，却也不缺乏一點自知之明，很早很早便感到自己是一個拘謹的頹廢者。

或者說一個書齋裡的悲觀論者。因為這種悲觀的來源不在於經歷了長長的波瀾起伏的人生（當你在那裡面浮沈並掙扎時是沒有閑暇來唱厭倦之歌的），而在於孤獨，是的，是我那時唯一的伴侶。記得那時我偶爾在什麼書上讀到一位匈牙利思想家的一則語錄，大意說世界上有兩種人，一種使人無聊，一種自己無聊，前者是不可忍耐的庸俗之輩，後者却大半是思想家、藝術家，使我非常感動。彷彿我從此有了一個決心：

甘願生活在最荒涼的地方，冰天雪地，牧羊十九年，表示我一點忠貞之心。

對於誰呢，這忠貞之心？對於人生。對於人生我實在是充滿了熱情，充滿了渴望，因為孤獨的牆壁使我隔絕人世，我才『哭泣着它的寒冷』。

對於人生，現在我更要大聲地說，我實在是有所愛戀，有所憎惡。並不像在『畫夢錄』的代序中所說的：

對於人生我動心的不過是它的表現。

使我輕易地大胆地寫出那句話來的是驕傲。那時我在前面描寫過的那個製造中學生的工廠裡，很久不會寫文章了。一個夜半我突然重又提起筆來，感到非常愜意，簡直想給全世界的人一個白眼。我像寫

詩一樣激動地草成了那篇驚心動魄同時語無倫次的對話。就在不遠的後面：

我在車廂內各種不同的乘客的臉上得着一個回答了：那些刻滿了厭倦與不幸的皺紋的臉，誰要靜靜地多望一會，都將哭了起來或者發狂的。

就是另外一個完全相反的對於人生的態度。因為對於人間的幸福和歡樂我能夠以背相向，對人間的不幸和苦痛我的驕傲却只有低下頭來變成了憤怒和同情的眼淚。最近一年，我從流散着污穢與腐臭的都市走到鄉下，曠野和清潔的空氣和鞭子一樣打在我身上的事實使我長得強壯起來，我再也不鬱郁地偏起頸子望着天空或者牆壁做夢。現在我最關心的人間的事情。

關於「還鄉雜記」

我到了山東半島上的一個小縣裡。

離開了我的第二鄉土，北平，獨自到這個偏僻的遼遠的陌生地方來，我幾乎是帶着一種淒涼的被流放的心境。然而正如故事裡所說的奇遇，每個環境都有助於我的長成，在這裡我竟發現了我的精神上的新大陸。

從前我像一個衰落時期的王國，它的版圖日趨縮小。現在我又漸漸地闊大起來。

因為現在我不只是關心自己。

因為看着無數的人都輾轉於饑寒死亡之中，我忘記了個人的哀樂。

鄉下的人們的生活像很苦的。我每天對着一些來自田間的誠實的青年熱情地談論，我不能不悲哀地想到橫在他們臉面前的未來：貧賤和無休息的工作。同時我又想到居住在都市裡的人們，和很有力量可以作事情然而不作的人們：

一方面是莊嚴的工作，一方面是荒淫與無耻。

這個句話像兩條鞭子。但我也想到我自己。在已經逝去了的那樣悠長的歲月裡，除了彷徨着、找尋着道路之外，我又作了一些什麼事情呢？就是現在，我也僅僅能慚愧地記起那計劃中的長篇故事。

這時一位在南方編雜誌的朋友來信問我是否可以寫一點遊記之類的文章。因為暑假中我會回家一次

。這使我突然有了一個很小的暫時的工作計劃，想在上課改卷子之餘，用幾篇散漫的文章寫出我的家鄉的一角土地。

這就是『還鄉雜記』。一個更偶然的結成的果實。

當我陸續寫着，陸續讀着它們的時候，我很驚訝。出乎自己的意料之外，我的情感粗起來了。它們和『畫夢錄』中那些雕飾幻想的東西是多麼不同啊。粗起來了也好，我接着對自己說，正不必把感情束得細細的像古代美女的腰肢。於是我繼續寫下去。但這時我又發現對於家鄉我的知識竟也可憐得很，最近這十三天的停留也沒有獲得多少新的。真要描寫出那一角土地的各方面不是我的能力所能達到。只有抄寫過去的記憶。

抄寫我那些平平無奇的記憶是索然寡味的，不久我就喪失了開頭的熱心。我所以仍然要完成它，不是爲着快樂，是爲着履行對自己約定的允諾。

因此這件小工作竟累贅了我一年。一年是很長的，我那個長篇故事也在我心裡長得成熟了，我要讓那裡面的一位最強的反對自殺的人物終於投海自盡。因爲一個誠實的人只有用他自己的手割斷他的生命，假若不放棄他的個人主義。

「活着終歸是可讚美的」

現在讓我重復一遍我開頭的話吧，假如十年以前有預言家勸我獻身文學，並斷言除了伏案寫文章而外再沒有旁的工作於我更合適、更理想，我一定要大聲地非笑他。

十年以後呢？我同樣不能想像。

不過，我一定要堅決地勇敢地活下去。活着終歸可讚美的，因爲可以工作。

一九三七年六月六日深夜，萊陽。

編輯室輯

何其芳詩選

秋天

震落了清晨滿披着的露珠，
伐木聲丁丁地飄出冷的深谷。
放下飽食過稻香的鐮刀，
用背簍來裝竹籬間肥碩的瓜果。
秋天棲息在農家裏。

向江面的冷霧撒下圓圓的網，
收起青鰻魚似的楓葉的影。
蘆蓬上滿載着白霜，
輕輕搖着歸泊的小槳。
秋天遊戲在漁船上。

草野在蟋蟀聲中更寥廓了，
溪水因枯涸見石更清冽了，

牛背上的笛聲何處去了，
那滿懷着夏夜的香與熱的笛孔？
秋天夢寐在牧羊女的眼裏。

預言

這一個心跳的日子終於來臨。
你夜的歎息似漸近的足音，
我聽得清不是林葉的夜風私語，
樂鹿馳過苔徑的細碎的蹄聲。
告訴我，用你銀玲的歌聲告訴我，
你是不是預言中的年輕的神？

你一定來自濃郁的南方，
告訴我那兒的月色，那兒的日光，
告訴我春風是怎樣吹開百花，
燕子是怎樣癡戀着綠楊，
我將合眼睡在你如夢的歌聲裏，
那溫馨我似乎記得又似乎遺忘。
請停下，停下你長途的奔波，
進來，這兒有虎皮的褥你坐，
讓我燒起每一秋天拾來的落葉，
聽我低低唱起我自己的歌，

那歌聲將火光樣沉鬱又高揚，
火光樣將落葉的一生訴說。

不要前行，前面是無邊的森林，
古老的樹現着野獸身上的斑紋，
半生半死的籐蟒蛇樣交纏着，
密葉情怯地不敢放下第二步，
當你聽見了第一步空寥的回聲。

一定要走嗎，等我和你同行，
我的足知道每條平安的路徑
我將不停地唱着忘倦的歌，

再給你，再給你手的溫存，
當夜的濃黑遮斷了我們，
你可不轉眼地望着我的眼睛。

我激動的歌聲你竟不聽，
你的足竟不爲我的顫抖暫停，
像靜穆的微風飄過這黃昏裏，
消失了，消失了你驕傲的足音：
啊，你終於如預言所說的無語而來
無語而去了嗎，年輕的神？

成都，讓我把你搖醒

「的確有一個大而熱鬧的北京，然而我的北京又小又幽靜的。」

——愛羅先珂

(一)

成都又荒涼又小，
又像渡過了無數荒唐的夜的人
在睡着覺，
雖然也會有過遊行的火炬的燃燒。

雖然也會有過淒厲的警報。

雖然一船一船的孩子
從各個戰區運到重慶
祇剩下國家是他們的父母，
雖然敵人無晝無夜地轟炸着
廣州，我們僅存的海上的門戶
雖然連綿萬里的新的長城
是前線兵士的血肉。
我不能不像愛羅先珂一樣
悲涼地歎息了：
成都雖然睡着，
却並非使人能睡的地方。

而且這並非使人能睡的時代。
這時代使我想大聲地笑，

又大聲地叫喊，
而成都卻使我寂寞，
使我寂寞地想着馬耶可夫斯基
對葉賽甯的自殺的非難：

「死是容易的，
活着却更難。」

(二)

以前在北方我這樣歌唱：
「北方，你這風癱了多年的手臂，
強盜的拳頭已經打到你的關節上，
你還不重重地還他幾耳光？」

「北方，我要離開你，回到家鄉，
因為在你僵硬的原野上，
快樂是這樣少
而冬天却這樣長。」

於是馬骨李羅桶的炮聲響了，
風癱了多年的手膀
也高高舉起戰旗反抗，
於是敵人搶去了我們的北平，上海，南京，
無數的城市在他的蹂躪之下呻吟，
於是誰都忘記了個人的哀樂，
全國的人民連接成一條鋼的鏈索。

在長長的鋼的鏈索間
我是極其渺小的一環
然而我像最頑強的那樣頑強。
我像盲人的眼睛終於睜開，
從黑暗的深處看見光明，
那巨大的光明呵，
向我走來，
向我的國家走來……

(三)

然而我在成都，
這裏有着享樂，懶惰的風氣，
和羅馬衰亡時代一樣講究着美食。
而且因為污穢，陳腐，罪惡
把它無所不包的肚子裝飽，
遂在陽光燦爛的早晨還睡着覺，
雖然也曾有過遊行的火炬的燃燒，
雖然也曾有過淒厲的警報。
讓我打開你的窗子，你的門，
成都，讓我把你搖醒
在這陽光燦爛的早晨！

一九三八年六月，成都

※本詩被選入香港文學研究社出版的「中國新文學大系續編」之八：「詩集」。

張瑞星

評『台灣作家選集』

『台灣作家選集』，台灣作家選集編委會編印，香港：一九七六年十月，初版，四六〇頁，港幣十二元。

在「學世正滔滔於『社會性』的時候」（楊牧語），「台灣作家選集編委會」從寫實感和社會感的角度，編印了這本集從日據時代到戰後第二代十七位作者的二十一篇小說（賴和的『覺悟的犧牲』是詩，而非小說，編委會把它放在卷首，很有作為『選集』序詩的意味）於一書的『台灣作家選集』，企圖讓讀者觸視台灣小說作者對生活的正視和體察及鄉土的擁抱之樣貌。除了陳映真的作品，『選集』中的小說，與葉維廉的那本論述集『現代中國小說的風貌』（台北晨鐘出版社；亦即香港文藝書屋版的『現象·經驗·表現』一書）中論及的小說，已不盡相同了。

這本『台灣作家選集』和劉紹銘編的『台灣本地作家短篇小說集』（香港：小卓出版社）或『台灣短篇小說選：一九六〇——一九七〇』（『Chinese Stories From Taiwan：1960—1970』）最大的不同點是，劉紹銘乃從寫實主義精神與觀點出發，有時雖強調它們的社會性，但仍然在俱備具體通性的廣泛的文學範圍內。而『選集』的編委會顯然更注

重的，是區域性的「台灣文學」。也因此，像七等生、施淑青這樣有自己的一套語言與個人潛意識的觀感經驗世界的省籍小說家不被收入集子就不足為奇了，而白先勇、王文興、林懷民、水晶這些與陳映真、王禎和、黃春明同樣是第二代作者中的重要小說家之不被收入也可想而知。但張系國、尉天聰也不在列。而陳若曦，她的『最後夜戲』，在數年前便已被收入香港出版的一本台灣文學作品集『養鴨記』中了，却沒被收入集中，也許，她的重要作品，已是「大陸人」，而非「台灣人」了。

『選集』編委會顯然十分重視與肯定鄉土的根植和歷史潮流的迴響。這我們可以從導言和集中所選輯的作品看出。集中的楊逵的『送報伙』、吳濁流的『先生媽』、『菠茨坦科長』，鍾肇政的『天亮前後』便是日治時代的各種反映。而林衡道的『姊妹會』、李喬的『孟婆湯』、黃春明的『莎啞娜拉·再見』便很自然的被視作「反映這歷史潮流的延續性，以及其堅韌的生命力」的作品。除了黃春明和李喬，上述諸人的作品所代表的正是五十年代與五十年代以前台灣寫實小說的面貌。

在五十年代中期開始冒出來的新世代小說作者大部仍皆經過西方小說技巧的洗禮。但這些土生土長的作者却頗能「洋為中用」，把西方的技巧溶入中國的小說傳統。而像王禎和、陳映真、李昂這些被目為「學院派」的第二代作者，在風格上更接近的是黃春明、七等生，而有別於白先勇、林懷民、歐陽子、康芸薇、于墨、白先勇等人，在取材上、感情上與認同上，與他們有著顯著的分別。這正是白等人的作品沒被收入『選集』的原因。

但是編委會在『王禎和簡介』中所說的「白先勇、王文興專寫『上等人』」，這句話顯然不確。而「上等人」者，編委會在『楊逵簡介』中更道明了：「人，只有兩種，一種是騎在別人頭上的『上等人』，一種是被當作馬騎的『下等人』」。事實上，『台北人』、『紐約客』中固然不盡是達官貴人，『龍天樓』集中更不乏漁民、小康子弟的例子，而這些單純的人性，是不懂階級間的壓迫和批判的。我們祇能說，王禎和、陳映真等較關懷的是年輕知識份子的理想和懷疑（事實上在這一點白先勇和陳映真非常接近，祇是「冷靜分析」和「熱情擁抱」的不同）。與低下層小人物生活的困難和生命的尊嚴。

王文興說：「我沒有意思寫鄉土小說」，他更指出：「我看目前中國作家們的最大通病

是認為：「鄉土作品即最佳作品！」在十年後的今天來看這句話，意義更深重了。如果把所有的文學都劃入「鄉土文學」的框圍和意識形態，那麼文學作品也就難免僵化和無生命的危機了。而在台灣存在的許多寫實精神濃深的作品之事實上，『中華雜誌』仍呼吁說：「難道我們的社會就沒有辛勤的農民，沒有艱苦的礦工，沒有哀怨的妓女，沒有失業的大學畢業生，難道這些都沒有資格作為我們寫作編劇取材的最佳寶礦？」令人莫明其妙的同時，也要使人擔憂王文興所說的通病又發作了。

陳映真、王禎和、黃春明、王拓、司徒門這些第二代作者雖然擁抱鄉土與生產力，但他們要表現的，毋寧說是愛心、是生命、人性和存在的尊嚴以及陳映真自言的「老掉大牙的人道主義」。

基於觀點與角度的不同，像王禎和的『小林來台北』、楊青矗的『工等五等』、王默人的『留不住的脚步』、王拓的『炸』這些真實而有血有淚的小說，『選集』編委會更強調的，是它們涉及的「社會經濟層面」、「近代台灣經濟社會史的另一個側面。」而李昂的『人間世』、楊海宴的『矮簷下』、桑品載的『微弱的光』、柏楊的『火車上』在這本『台灣作家選集』中，便自然成爲直接提供「社會問題」的鏡子了。事實上，「社會意識文學當是描繪永恆人性在當前的社會關係內的反應與作爲；：以超然的地位忠實紀錄人生，分析人生。」（顏元叔語：『期待一種文學。』）

雖然編委會在導言中說「這些作品跨越兩個時代」，但如果以「台灣作家」這四字來看，讀者恐怕就會略嫌它不够全面性了。

七七·八·一·吉隆坡

附錄·

『台灣作家選集』收入十八位作家的二十二篇（導言二三段皆爲「二十五」篇，相信係筆誤。）作品，第一篇是詩，餘者二十一篇皆爲小說。而編委會對每位作者都有一篇簡介，但各人的簡介長短詳略不一。現把十八位作者的二十二篇作品名目列在後面，以供讀者參考：

① 賴和：『覺悟的犧牲』

- ②楊 遠：『送報伏』
③吳濁流：『先生媽』
『菠菜坦科長』
④鍾理和：『貧賤夫妻』
⑤林衡道：『姊妹會』
⑥柏 楊：『火車上』
⑦鍾肇政：『天亮前後』
⑧王默人：『留不住的脚步』
⑨桑品載：『微弱的光』
⑩楊海宴：『矮簷下』
⑪李 喬：『孟婆湯』
⑫陳映真：『將軍族』
⑬楊青矗：『工等五等』
『成龍之後』
⑭黃春明：『青番公的故事』
『莎約娜啦·再見』
⑮王禎和：『小林來台北』
⑯王 拓：『一個年輕的鄉下醫生』
『炸』
⑰李 昂：『人間世』
⑱司徒門：『金樹坐在灶坑前』

吳戈編

(七) 台灣現代詩集總目

(1949-1976)

詩論翻譯

● 作者

西脇順三郎著
杜國清譯

杜國清譯

艾略特著
杜國清譯

王家鴻譯

北川多彥著
徐和鄰譯

林亨泰譯

荻原朔太郎著
徐復觀譯

胡品清譯

陳祖文譯

張漢良譯

村野四郎著
陳千武譯

村野四郎著
洪順隆譯

鈴木虎雄著
洪順隆譯

曹葆華選譯

● 集名

詩學

艾略特文學評論選集

詩的效用與批評的效用

德國詩歌體系與演變

現代詩解說

保爾·梵樂希方法序說

詩的原理

巴黎的憂鬱

詩人談詩

(當代美國詩論)

象徵主義

現代詩的探求

現代詩研究

中國詩論文

現代詩論

● 出版社

田園出版社

田園出版社

純文學出版社

商務印書館

葡萄園詩社

田園出版社

正中書局

志文出版社

今日世界出版社

黎明文化事業

田園出版社

大江出版社

商務書局

商務印書館

● 出版年份

一九六九年

一九六九年

一九七二年

一九七〇年

一九七〇年

一九七〇年

一九五六年

一九七三年

一九七五年

一九七三年

一九六九年

一九六九年

一九七二年

一九六八年

亞里斯多德著
傅東華譯

科學與詩
詩學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一九六八年
一九六七年

周樹義譯

田園詩

黎明文化事業

一九七三年

佟進松譯

論史詩

黎明文化事業

一九七三年

張漢良合譯
徐麗琴合譯

根律·音韻與自由詩

黎明文化事業

一九七三年

現代詩參考文獻書目

文星編委會

文星五年總目錄

文星書店

一九六二年

年鑑編委會

中國文藝年鑑

平原出版社

一九六六年

中央圖書館編

中國當代文藝作家名錄

中華叢書委員會

一九七〇年

星座詩社編

自由中國詩集目錄彙編

星座詩刊12期

一九七二年

(一九四九——一九六六)

水星詩社編

中國現代詩集目錄初編

現代文學46期

一九七二年

(一九六六——一九七二)

現代文學社編

中國現代詩作者資料彙編

現代文學46期

一九七二年

張默

現代詩成長的証物

幼獅文藝333期

一九七三年

舒斐

國內詩刊近貌

出版家雜誌13及14合刊本

一九七三年

龍族詩社編

中國現代詩壇總目

龍族詩刊第2期至11期

一九七一——一九七四年

幼獅文藝編輯部

幼獅文藝二十週年目錄索引

幼獅書店

一九七四年

余光中

第十七個誕辰

現代文學46期

一九七二年

趙天儀

筇往那處去？

龍族詩刊9

林白出版社

一九七三年

楊牧

關於紀弦的現代詩社和現代派

現代文學46期

一九七二年

孫密德

二十年來中國「現代詩」與

龍族詩刊9

一九七三年

「現代繪畫」的比較

「評論專號」

陳芳明

新的一代新的精神

「中國現代詩評論」

一九七三年

洛夫

中國現代詩的成長

「龍族詩選」序，林白出版社

一九七三年

「鏡子和影子」，志文出版社

一九七二年

現代文學46期

一九七二年

「中國現代文學大系」詩序

一九七二年

施友忠

中國文藝協會編
作家作品工作
「中國現代詩選」導言

中國文藝協會
雪之臉

一九六四年

（「詩宗」叢書第一號）

一九七〇年

葉維廉

中國現代詩的語言問題

風之流

一九七〇年

（「詩宗」叢書第三號）

風訊

■香港路透社八月五日傳來的電訊說，四十年代著名詩人，散文、評論作者何其芳（一九一二年——一九七七年）七月間在北京因病去世了。何其芳的詩風格清麗，婉柔中帶着樸樸，極有迷人的魅力。「蕉風」二三八期便在他四十年代作家和作品中介紹過他了，本期除了他的詩外，我們也選刊他的散文「夢中道路」和「還鄉雜記」（一作「還鄉日記」）代序，前者是經歷夢幻色彩的作品，後者則是他走向踏實的人間烟火處的自由。何其芳是一個能夠漸漸轉變風格的作者。

■能在兩種截然不同的政治制度下維持地位不墜，無疑的，現代中國文學史中必然有他一席之地。

■本期詩與散文佔了相當的份量。散文方面，作者所呈現的，仍多是對生活的無奈感，如李憶君的「抖下輕塵」，谷驄的「畸」，辛白的「散髮的意念」等，而溫任平以他的功力、陳婉容以她的境界，較能啓人以一種振作，一種提升。散文的世界大有可為，請大家放馬馳騁吧！

■溫瑞安長詩「山河錄」至此已全部登完。對於溫瑞安，你可以不同意他詩中所表現的意識，但你不能否定他寫詩的才華。

■許多詩作者也嘗試寫起長詩來。對勇於創作的作者，我們希望大家以鼓勵與期待，而不是以苛責與抹殺的態度來對待他們。

蕉風月刊訂閱辦法

- 蕉風長期訂閱價格為半年六期二元八角，全年十二期五元五角，包括郵費在內。（馬來西亞、新加坡以外的訂閱者郵費另計。）
- 訂閱者請將訂費掛號，或者換成郵票，連同下列表格寄交：

蕉風月刊訂閱部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蕉
風
訂
閱
單

姓名（中英文）	
地址（英文）	
訂閱期數	期起至 期止
訂費	
註備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CHINESE LIBRARY

KDN 10227 BULANAN CHAO FOON
蕉風月刊 CHAO FOON MONTHLY
295 期 ● 一九七七年九月號

Diterbitkan oleh: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el: 54535-7

Disunting oleh: Bahagian Penyunting,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el: 54535-7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el: 54535-7

Agen Penjual: Union Book Co. Ltd., No.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Tel: 323733
Malaya Book Co., No. 22,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Tel 425764

\$0.50 senaskah 定價五角